

山西和順縣縣志

中

登件番號

NO. 2273

卷之十上

藝文上
文

(25467)



重修和順縣志卷之十

藝文志

昔韓子答李翊書論文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若左氏邱明所記尚矣他如呂涇野喬白巖王虎谷諸先生以及邑中文人學士或仰先型多所紀載或移情山水形諸咏歌以之黼黻皇猷鼓吹明亦若景仰卿雲允堪絢爛於古今霄壤間也志藝文

梁餘子養柳

春秋左邱明

馬公德政碑

全巖坦

重修和順縣學記

明薛亨



01658

山西省圖書館
地方文獻

20010

上揚太宰書

又

送和順縣劉大尹序

遼州學田記

書德華文章正宗辯後

矩庵記

平水書室記

山西提學題名記

送李朝振序

王雲鳳

都門別意序

虎谷王公行實錄

虎谷祠堂記

祭王虎谷都憲文

虎谷王公提學陝甘時教士條件

高太守學田記

魯齋任元說

補燭記

復古易後序

明狀元 呂 柟

滇南 孫繼魯

明吏部 尚書 喬 宇

明 王雲鳳

前

前

前

前

八分存古書序

徽正學祠像設告文

昭勇將軍指揮僉事邢公行寔錄

重修關帝廟碑記

贈太僕寺少卿前昌平道樂濟泉傳

孫真人廟鼎建序

重修和順縣學宮記

和順縣修學碑記

重修雲龍山碑記

前

前

前

明 杜甫才

清 王家坊

清 李順昌

山西 白如梅

刑部 尚書 白胤謙

邑令 邱廷溶

新修雲龍山亭閣記

建修大神廟碑記

準提巷碑記

重修城隍廟記

建和順縣雲龍書院碑記

創建梁餘祠碑記

重修雲龍書院捐增膏大暨設立義學碑記

重修麻衣山寺碑記

飭立婚書告示

山西 學院 邵樹本

邑令 張翼

邑令 周于文

邑令 鄧憲章

邑令 唐楷

邑令 余光超

邑令 翰林 張兆衡

前

邑令 黃玉衡

邑侯李公德政碑

平定吉郡記

論楚湘勇功

照廳謝公從祠贊

蕭二丁從祀贊

徐平定吉郡論功說

楊春野夫子合家殉難記

知府銜湖北興國州留守廬陵縣楊曉昉傳

花翎說

曹文炳

邑人 楊曉昉

前

前

前

張嗜鳳

前

王家坊

楊曉昉

花翎記

禹貢圖鏡序

朱子釋宮弁圖序

蒞永寧縣曉諭

雲津古渡建修石橋碑記

張嗜鳳

楊曉昉

前

前

前

梁餘子養御

左邱明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
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
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執政之所
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
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
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
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供元懼
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

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
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御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
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患兵要遠矣又何患焉狐突嘆曰時事之
微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
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問其事也衣之彪服遠其躬
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問之彪涼冬殺金寒玦離
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
服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彪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
曰彪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

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狐突欲行羊舌
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
大夫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
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已成
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遠罪也

馬公德政碑

金嚴垣進士

夫為民而置吏者君也賴吏而治者民也受君之責導民之善者吏也吏得人則法平政成否則王道弛而敗矣故詩有伐檀之刺易興復餗之譏大抵賢者在位能盡其職則民賴其利物荷其恩矣若使無能而蒞官非才而守位與夫不學操刀弗慣登車製錦思獲者又何異馬書云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之謂也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然古者治官之法以九德察其真偽三考定其黜陟或辟以四科求之數路皆冀得其人也奈何臧否混淆幽明雜揉其間得人者寡失人者多矣國朝懸爵待賢

重祿勸士選用清白任從政者為親民之吏親民之吏莫急於諸
縣之寄諸縣之寄出宰百里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若
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與姦為市民受其殃所以唐馬
周曰欲令百姓安樂惟在縣令縣令既衆不能皆賢須妙選其德
而擢升之然而自古以來能以治化見稱者幾人而已惟馬公諱
克禮字和甫中都人也東漢伏波將軍新息侯文淵之苗裔大定
甲午歲夏五月恭受宸恩出臨山邑公下車之始振舉乾綱剔釐
弊政可則因之否則革之夙夜惟寅恒如不逮惟公生明以寬繼
猛聽斷以法無好惡之私照察情偽如神明之鑒使愚盲之夫安

生而得所權豪之子遁跡以吞聲其奉法循理不矜功不伐能撫
字有方勸課有術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法
下亦無犯園扉茂草使夫蓬樞甕牖之士朝行暮徹家絃戶誦而
人蒙其休物被其澤政平訟理而無嘆息愁苦之聲則其效豈淺
淺而已哉公之為人奢儉有度剛柔適宜德性溫瀉文章茂美博
古通今學優則任其廉也足以比冰玉其平也足以擬權衡其忠
也足以事君上其孝也足以奉祖先是三載之間教化大成一
境之民視儀取則去貪遠罪熙熙然安其田里皆表倡之所致也
昨於大定十六年秋七月民田欲稼既方既阜不虞有螟螣毒賊

而害其田象皆感頷而相告曰家無餘粟倘值凶荒奈何奈何公乃潔齋致敬禱地為壇禱於漳水之濱少頃雷雨暴作三蟲皆滅田不為害及八月百穀將成既堅既好未刈未穫俄而大風暴起拔木飛沙民曰昨免蟲害今又風災凶年饑歲不免於死亡如之何其可也公曰合境民憂皆我之過乃屬文罪己躬率父老祭之良久風頓息民喜曰田雖微災比之鄰境十無一二舉邑無轉壑之憂三農有卒歲之望斯咸公之德神之靈民之福也自甲午五月公到任至丁酉五月已逾一考惟恐有遷除之報閭邑居民郭祥等一千餘人連名狀告留公久任公乃謙遜而謝曰某以上負

朝廷之委下為小民之病既無異政奇才又無深恩厚澤何復區區以狀舉留耶况汝等既係農民徒勞拘繫有妨田事速令還歸其郭祥等欲赴州告留公再三勸諭終不令往其隱德晦能也如此美哉公乎仁愛則杜詩召信臣德化則魯恭張允濟威信則王渙嚴明則任峻功績則衛颯感應則童恢此數君子自漢唐以來皆能以守令見稱者以方今之馬公何優何劣是以民樂其政歌其德沐其恩服其化咸曰公之治迹無能以名莫可得而報也恐後世無傳焉如能使百代之下聞其德如見其人豈不美哉命工刻石以記其事示民感戴不忘爾

大定己亥九月之今日

重修和順縣學記

明薛亨山西提學

甲申秋仲余東出平定校士轉太谷赴遼沁和順與焉其縣在遼之北樂平之南萬山環列土瘠民貧士生其間者類多質樸儉素前有虎谷王先生以文章氣節雄晉右余自束髮時即仰之知有和順名意為鉅邑及抵此考士僻在一隅庠生又僅僅數十人益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人才不擇地而生如此且得一虎谷和順名與鉅邑并著則人之傑者誠不囿於地地之靈者恒以人而顯也今虎谷如故而人才不及昔豈地力有限與抑人為不力與邑令甯夏李君繼元蒞任謁廟見

先師與 啟聖殿多頽兩廡牆壁亦壞神牌矮小供桌欠整且名
宦鄉賢舊無專祠每遇二祭止設布帳完事心甚憫之因詢其故
諸生謂地疲年荒宦遊者罕樂久居遑念及此即欲修理如庫倉
空虛何李君慨然曰學校係根本之地修葺乃有司之責此地近
山有木可採此舉近義雖勞疇怨乃捐俸資陶磚瓦補廡壞易廡
腐堊厥飾宏厥規又挑浚泮池添葢魁星樓一所儲厥經書役不
踰時費不及官廡廡祠齋堂器用杖如煥如猶以一方土宜風俗
貢賦文獻咸資諸志縣久乏志將何以考復與諸生謀增修理
適余校士至諸生感其興學育才至意思勒諸石以彰厥休余復

嘆曰虎谷先生文行素優縣志未備非缺典乎然修學育才者有
司之職所以重學成才者願諸生之自修如何耳昔契為司徒教
以人倫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子
張問政何謂五美曰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
而不猛夫五倫天德也五美王道也學者能敦此五倫以修天德
斯為善學仕者能尊此五美以達王道斯為善治善學無愧於士
善治無愧於官斯之謂能修學斯之謂能事神不然雖宮牆整飭
廟貌改觀不過一時文具已耳苟得罪名教將為神羞况能邀惠
神明裨益文風乎遊斯學者尚其念之李君與司訓率諸生謝曰

敢不受教更乞一對懸諸堂額以資顧諟余莞然曰對在古書甚多即工於對詭能如古求其切於學校關於身心者莫如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與夫已所不欲亦勿施於人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即此一對扁之堂前庶寓目警心之下五倫可盡五美可尊余復何益

上楊太宰書

明 王雲鳳

伏惟晉位太宰竊為天下慶而不敢奉問者非敢效劉元城不通司馬公書之義也以時事多端每一把筆輒長太息而止又不欲瑣瑣作世俗寒暄語是以因循至今失禮殊甚近於咨文中始見聖少保益慶位之愈崇而志之可大行也山中屢聞忠諫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未久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古今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

惡羅倫淪落以死擯斥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貧之陸布政反不次超
擢今文達之憲責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
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畧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
寔可畏也一身極榮極富極貴可畧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
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
風所係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
士風以頽惟雲鳳於執事可以此言進故不復忌諱今辱薦差授
雲鳳以巡撫重寄感激之餘慚懼交至久病殘喘豈堪任事不敢
祇受輒用上陳迂拙情詞備見奏疏伏乞賜覽便見愚衷况兩耳

皆聾調治不瘥只當耕田納稅為畝畝之間民養親讀書忘歲月
之不我豈復有夢寐更著冠束帶耶伏望周旋其間以必得道藏
為幸縱讓鹿於林莽之外投魚鰕於滌澌之中雲鳳未死之年皆
執事之賜也倘執事他日解重而南雲鳳尚當杖竹跨驢候閣下
於待隱之園或隨杖履登金山之巔把酒酬江以吊千古之豪豈
不快哉官之崇卑有無何足挂之齒頰間也近聞群盜盡平天下
蒼生之慶此固諸君子之力而執事運謀發縱知人用賢之功當受
首賞然釋楚之懼平吳之憂古人蓋有深意而外惠既盡則有識
者尤未可高枕而卧也

又

進本家人回蒙賜手札教以吾儒出處之義所以開悟不肖者至矣但賤疾委不堪任事且此身一出後或更陞他官若欲行正君救民之志而盡諫正之言施澄清之政則立異好名議論過當太嚴之謗必至交口騰沸捺蛇虺之頭履虎狼之尾亡身喪家而無益於國智不足以保身死不足以善道非孔門之訓也若遜言恭色取悅於人塗罅塞漏小補於世不幸再存至崇顯之位滔滔皆是蹇蹇難容毀方為圓枉尋直尺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既不可去又不得死何以免貪冒苟容之笑於天下後世邪以數年之寵榮而

喪一身之節以一家之溫飽而喪一身之節孔光張禹之徒可以鑒矣蓋明哲保身之說可言於卑微踈遠之時而不可言於樞要華近之後雲鳳今日出與不出乃一生死路頭不可不慎伏望台慈令雲鳳為未老致仕之錢若水文天祥不使雲鳳犯魏桓生行死歸之戒也雲鳳今年已五十二歲假有七十之壽不過十八九年耳欲於此十八九年之間汲汲力學冀有寸進入山惟恐不深閉門惟恐不堅豈暇更問天下事哉手札又有來年索我金焦之諭斯言也有麟鳳不可羈笈之氣象但執事官居極品汲黯所謂已在其位者與雲鳳輩不同祇當先正其心先治其身使在我者無

纖毫罅隙之可議然後直言正論上說下教犯顏極諫直前不回凡事以身當之至大利害以死決之求死不得乃以罪謫罷免斯合於能致其身見危授命之意平日讀書不為空言杜子美贈一裴道州而曰早居要路思捐軀古人忠於國者其相勉如此所以相敬相愛非所以相病也雲鳳雖不才豈肯出杜子美之下哉故為諛言論辭勸執事保富貴身家者免童婦女之見踰踰姁姁之情失可為之時喪垂有之譽非真愛執事者也雲鳳欲執事威德偉業與古大臣等敬之至也不欲執事虛居此位以貽萬世之誚愛之至也每見今之君子高爵厚祿罔念國事所急者修怨報恩

既邪害正自以為善處世而不知陷於胡廣之中庸自以為善處
事而不知陷於王導之周旋天下蒼生無可頌之功賢士大夫無
可述之善卒之身死而名不稱焉無足效也然雲鳳此言惟執事
處可以言之亦未審尊意如何若以為然非雲鳳之幸乃國家之
幸天也倘以為狂妄詆訕非雲鳳之不幸乃國家之不幸亦天也
天與國家必有意矣

送和順劉大尹序

事易專令易行力易為者惟治邑則然而吾邑和順者其境僻無
監司可否異同之奪其俗濇無豪猾爭論詞訟之擾其地近而事
簡無車馬將迎案牘叢睦之苦其民貧而用嗇無衣食靡麗世祿
僭擬之患故往時諸君子惟以賦貢不時集為念餘則皆優游宴笑
之日也是不亦事之尤易專令之尤易行力之尤易為者乎然則
今於斯者宜多綉譽芳聲之士足以聳世觀聽而壯人志意者矣
吾聞之志記無聞焉詢之父老無聞焉豈其邑之不顯而賢有司
之不至耶抑習於暇逸蓋不知奮往者無可法來者無所感而然

耳其亦賢有司之難逢也每思得高才遠識通曉治體之士如古之良令者始於察吏胥之因緣欺弊而惠小弱憫憫獨與孝弟作禮讓清徭役之濫勤士子之課嚴二氏之禁與凡申明旌善養濟醫學陰陽之亭院局者皆有以覈其寔而不徒具其文私懷耿耿積以歲年薊州劉君以鄉進士謁診部得和順令嗟夫天子施德澤頒政教於九重之上奉而致之百姓者州縣之吏耳古之言良令者曰卓茂曰仇覽爵顯當時名垂後世今誦其德想其人若邀乎其不可及矣曩考其行事之跡則茂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其效至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覽勸人業農子弟就學其效至於期年大行

感逆而為孝是豈非人之軌範哉然世屢降益下長民者簿書期會之外有以撫字教化為事者人必以為迂而笑之自持不堅久而必懈苟非吾所謂高才遠識曉達治體之士惡能自拔於流俗而有為哉若君者其人乎程明道為晉城令條教精密而主以誠心漢章帝亦厭俗吏之矯飾外貌取劉方之安靜不煩然則虛文無寔多事滋擾者又為今者之所戒也

遼州學田記

宋元學皆有賜田其無田者則守令之賢者必為給之上無所禁
焉洪武十五年太祖皇帝以天下學田多寡不一着令每歲給米
府一千石州八百縣六百田有餘者歸之官不足則割他田足焉
後去田而惟徵米於有司以至於今然是時諸生府惟四十州三
十縣二十蓋凡學於學者無不廩食之人後又增曰增廣各如廩
膳之數有曰待缺無名數之限故每學之中廩食者不過三四分
之一其孤貧之士困於饑寒迫於婚喪而無所控訴者多矣州縣
或有閒田官必令與隸耕以自取其入否則賄賂請託以與人耕

若告之曰以資諸生之養則昧然弗聞也大抵本朝士大夫不喜稽古禮文教也儒業之事乃習尚致然已非一日遠州故有隙地二一在城南西隅一在蘇亭里乃前守自耕及與人耕者今守楊侯取以畀之學請於巡撫何公公從焉其耕獲之役欲散之法其有明約予聞而喜之予量守陝州曾毀泰山廟以其址與學監司以為非及提學陝西有正學書院每欲置田數十頃謀之數年此可成否竟以以此今楊侯能行人所不能行之事何公能從人所不能從之請然則予之喜豈特為諸生溫飽之私哉有感於是焉耳侯之好儒而篤於禮教如此諸生可不加所以副侯之意乎今

學者雖群然日誦聖賢之書而不知以一言用之於方規為識見無以異於鄉里之常人迨入仕路則又以智巧求合於時姦諂求富於利惟使其身之為而鮮有君民之念然則何取於學哉吾遠諸生自今反此而求吾所以為人者於吾所讀之書主敬以存其心窮理以明其智行道以復其性窮則以是修於家達則以是用於世則侯之意庶乎其不負矣侯名惠字澤民洛陽人以宰費治高遷而來愛養貧弱招徠流亡吏泯姦惡境無盜賊頌呂氏鄉約以化民善政多可書云

書德華文章正宗辯後

宋西山真氏集古人詩文作文章正宗蓋為專攻文詞者設與昭明文選姚鉉文粹用心無異至其自序乃曰學者所以窮理而致用也文雖學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取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則以儒者體用之學濟其說而未免歧而二之夫聖賢所以相傳者道而已是道也其功用極於育萬物贊天地而其寔不外乎日用行事之間故聖人既有是道於身則自日用行事以至所以育萬物而贊天地者固已煥然其明盛而不可揜矣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禮樂制度威儀言辭與凡見諸事形諸外者皆文

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者道之可見者也而言辭者
尤文之可見者也故六經四書儒者謂之文誦說其文以求其道而
體之於己儒者謂之學學者誠知所以學而得夫道則所謂文者
將復自我出豈特言辭而已哉若以文為學之一事則是孔門之徒
皆將操筆學為文詞而不知儒者之學固未始有外於文而徒學
為文者固不得竊學之名也蓋自三代之教廢而儒者之學不講
世之人徒見聖賢言辭之無契流傳之無窮心慕而竊效之然不
知深探源本於是乎東筆端思日積月累久而既多編之成書則
自視以為天下之文不吾過矣轉相授受做成風十有餘年使

質高明者不得進為德義之儒而資質庸下者不得守為謹愿之
士至於有宋真儒迭起講明聖學一洗其陋其友輔之其徒和之
所見雖有淺深所就雖有高下要皆能辨於二者之間而知所取
舍矣真氏生於諸儒之後號為大儒而不能拔於文詞陷溺之中
反又從而文之子曰惡紫之奪朱似是而非有誤後學非若昭明
姚铉為淺溥之士而文選文粹出於文家之手固不足重輕也其
辭命議論叙事德華辯之悉矣其詩賦曰三百五篇之詩正言義
理者無幾云云蓋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人各言其
志故有是非之不同而無工拙之可言誦詩者諷詠之間既有以

因其言之是非而知其心之邪正以為言之所當取舍然必窮理
慎獨具有好惡之誠者精察之久實能為善去惡而後性情之正
有可言者故古人必十三誦詩久而後能有所興起其次第之不
可兼而功效之難如此今日諷詠之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
謂義理為言亦傷易矣又曰後世之作與寄高遠讀之使人忘寵
辱去係吝儻然有自得之趣也蓋後世就吟之流弱意詩句之間
而不知其他所謂但覺高歌有鬼神馬知鐵死填溝壑者寔非有
見於道安於命胸中自悠然灑落而無寵辱係吝之可言也至若
朱子詩有三變之說蓋為答輩仲至之問雖其論極盡詩之本末取

舍其意則以為使今之作詩者能如此亦庶乎不失古人遺意矣
豈可謂詩乃朱子之所取學者必不可不作而為學之一事乎且
朱子嘗欲注莊文矣使其書成必能尋究其病根之所起體貼其
旨意之所在而大有取舍於其間蓋窮理者必如此然後是非功
罪可得而定也亦將謂朱子教學者以學莊乎况真氏雖自謂以
文公之言為準乃不分三等兼失之矣或曰如子之言則孔子所
謂則以學文博學於文周子所謂文辭藝也道德寔也篤其寔而
藝者書之皆非歟曰孔子所謂文詩書六藝之文格物致知之謂
也若文莫吾猶人則專以言辭而言若宰我子貢之言語者耳真

氏言又乃作文章之文然作文之文與周子所言之文雖若不異而所言之寔不同周子之意祇謂學者當先篤其寔明其道而後可以言其言亦不可不美而所謂美者則亦善其說辭云耳非謂有志於求道者又不可不學文也不觀朱子之言乎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不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此其緩急本末輕重取舍學者所當潛心也

矩庵記

古之學者惴惴焉惟恐違乎道今之學者貿貿焉不自知其所為宗之讀孔氏書而有味焉名其庵曰矩余於是知宗之非今之學者流矣宗之早有聲於南畿諸士子間及舉於鄉為第一試於禮部於大廷俱高第文辭泉湧而雲敷泳游經史泛濫乎百家之言夫號稱學者於今之世如斯而已其或知古之學有所謂道者則往往厭經書之勤而專求之於其心卒無據依以墮佛老之歸至有寔崇莊列尚空虛恐吾儒擯而不納則頗援周程而未免醜詆晦翁鳴乎其厚自誣而無忌憚也亦甚矣哉宗之將進於道而有

味乎矩之一言是豈今之學者所及知哉矩法度之器在人則自一心以至於一身之所具日用之所接凡有是物必有當然之則而非人力之所及者是則所謂矩也庶民去之君子循之聖人安焉士希賢賢希聖之謂學學者所以求復是矩也宗之自是收其放心刊落浮言讀書窮理以考聖賢已行之成法慎於閉居之與而察於應物之頃朝夕自省於法度中如古之惴惴焉者則道在是矣身與庵居心與矩隨此為己之學所謂古之學者也余有感於今烏乎不記

平水書室記

樵者趨山漁者趨水耕者趨野貨者趨市所趨在是其志存是而樂亦在是仕者趨朝豈有異於樵漁耕貨者乎世之官師小吏走塵土以事人莫不足其志而安其樂若有軒冕金紫之華者則雖顛毛雪墮而猶以休為諱矧乎壯年高第立天子之廷則其志當益遠若健翻之視長空駛足之走曠野豈有不樂於其心而外其職位以為樂者哉吾友安君行之居山西之平陽家食時嘗一出郭遊而愛所謂姑射山者遵山而左得泉曰平水始如青蚓素練縈迴於沙石叢薄間東流數十步潺潺有聲聲漸揚勢漸大而隴畝園

圃之灌漑禾稻桑麻之浸潤草木魚鳥之憑藉晴烟暝露秋螢春
鶯啼之無窮應接不暇益每愛而不能去去而不能不事也於是擇
其尤勝者買田築室焉今君宦於京師十年矣乃遺贈筆於素楮
廣不盈尺其境鬱然不窮其趣悠然而有餘時或披閱則長吟獨
笑起而求嘆不啻置身姑射平水之間而讀於其室吾觀今之君
子以官湖廊廟簪紳冠佩形諸圖畫張寵光榮遭際者往往而是
君以進士為行人年未及強仕名久則大位登則崇宜其樂之在
此乃記憶乎服韋布而蹲寂寞者無聊取適之具豈君子之志獨
異於人人而所趣者非其身之所處也抑君子之志超乎人之上
與古之君子者為徒世固莫得而同也古之君子修其道於身而
後用於天下不用則斂而退以淑人而善俗是進亦有為退亦有為
故有常樂而無暫憂今之君子反是進則爵祿之詡耀退則嗒然無據吐
吐窮廬而已君好學嗜善名節自礪予嘗以為有東漢諸公之風
仕於朝不忘乎山林不求於進亦不求於退惟其時焉持君子之
志安往而不得其樂哉乃記之

山西提學題名記

進賢退不肖於朝廷之上而致天下治平之盛者宰相之職也進賢退不肖於學校之中而立天下治平之基者提學之職也國無賢責之宰相天下無賢或莫之所責焉然則提學豈考課巡閱之間而已哉示之以聖賢之正而使之的知所向開之以良心之好而使之自不能已士之賢者廩之舉之以勸不能者而不肖之終不可化者不使亂苗敗群於青衿之列此真提學之職也宰相之職失壞於一時提學之職失賢才之根柢拔矣嘗執事以求之提學有定命焉正德己巳泰和陳君文鳴提學山西使士皆讀朱子

之小學為立身之本讀近思錄為入道之門凡曉告學校者無非正士風興禮教之事而以身率之吾邦之士翕然服從皆知正學之可修身而及於天下然聞者未察或以為嚴嗟夫寬嚴之說不明於世久矣舜之命契欽其教民以親義序別信五品之人倫必游優漸漬以變其氣質養其德性而各有欲去理存喜悅自得之妙然後能之非一朝一夕之可致也故曰敬敷五教在寬今學校之教其本固不外此而舉業淺深高下固不可以一律齊然有讀書作文之程長入函出之規凡所以防其侈放而約之禮法者自不可畧提學所統少亦不下萬餘人非有朝訓暮誨耳提面命之相親

也若非嚴為之令則條格徒挂牆壁若罔聞知扶冊而喜易衣而遊甚則凡民之所不為者而為之者矣許魯齋在太學有大體要嚴密之言正以此耳况當此教廢法弛民散人玩之時予以為十分嚴方濟一二分事此教弊之術而論者往往以因循姑息周旋人事善惡是非不大別白為合時宜是豈有教人濟世之寔心也哉君存主以寬而作用以嚴其在湖南亦若是提學之道在是矣嗟夫吾盡吾道而人之知不知又安足計耶君暇時哀正統以來提學者而刻之石徵予為記予以世未嘗究提學之職之重也故為之說如此而記其故曰提學始建於正統元年後罷於景泰庚

午而復建於天順辛巳自高公志至君十有三人氏名爵里具石
石在書院之提學分司虛其下方以俟來者正德庚午八月望日
也

送李朝振序

名紀潞安人

自秦而後郡守莫重於漢而漢之循吏武相接名相輝自唐而下郡
守莫輕於今則雖有賢者亦不能以自振矣漢法簡易刺史以六
條監郡而丞相掣其綱所事者少所任者專後世監司繁多令人
人殊將周旋文法日且不暇又安能建一事效一謀出於吾所事
者指揮之外哉故今之擁皂蓋而分麟符者簿書治馬貢賦時馬
訟獄理馬逸戍逋役之察且舉馬則已謂之良守赫然象之上矣
而吾每持以質於漢之循良武相接名相輝者往往不類蓋上知
所以責乎下則下不知所以責乎已上下相安於苟且仰望待遷

而已然則如吾民何吾邦潞人李君朝振以故城尹有聲進為錦衣經歷復有聲今遠臨洮守故城敝而錦衣劇君處之未九載民懷事理繡譽在人口耳其吾所謂賢者也今天下之民病而俗壞亦已甚矣而天子憂勞至倦倦也郡守吏民之本故每慎是選不輕畀人君自縣而郡則民隱所在乃其素諸顧而取諸囊中以施之足矣自內而外則親見吾君憫民責守之意凡所以為吾民者富何如哉臨洮為郡處於陝之西偏地瘠產薄民多愁苦危戎雜居禮教不行則又甚於他郡者夫志在足民而卒之郡以殷富漢之人有行之者召信臣是也志在化民而卒之民尚文雅漢之人

有行之者文翁是也吾將進君於二君子之列則亦在乎君之自振何如耳今陝之藩臬多吾鄉磊落才能識達治體之士必能相勉以有為不徒以吏治相促迫而已君之志於是乎可振而君之賢其儷諸二君子哉君往矣羣奸視我以起伏諸吏視我以貪廉眾職視我以勤惰明其政厲其守先其身而後云云者可舉而施焉若徒度長絮大於今之守而曰古人非所及則非吾望於君者也

都門別意序

營田之制莫善於我朝亦莫弊於今日自兵農既判荷戈而編伍者不辨阡陌之東西執耒而趨隴者不知卒旅之多寡惟所謂營田者無事散之耕有事聚之戰有寓兵於農之意然漢惟行之邊塞唐雖徧行中州不久而廢我聖祖監古作法凡天下兵衛鄰邇閒曠之地皆分畝為屯本耕以守令甲一定百世不改是其制不亦善乎昇平百餘年兵耗於逃貧於役使而田遂假於豪奪棄於游惰田雖歲有登稼而兵則家無遺秉予嘗以今日兵馬屯田三者如不調之琴瑟既朽之屋廬非解而張之撤而新之不可鼓而居

也近世頗有知其然者乃議分設風憲以任提督之責則始可以與潛補罅救卞之二三然非才能足以辦劇風力足以攝姦廉介足以服人亦未易有為於其間也遠州孟仲平以大理寺副膺陝西僉憲之命摠甘肅諸衛營田事甘肅諸衛者陝之西垂控羗戎扼回奴其地要其兵當愈強其食當愈急而其責當愈重者也或謂如仲平之賢當留在天子左右不宜處之外且遠仲平亦有戀闕懷君離群遠鄉之嘆予謂不然官有內外爵有崇卑職有要散君子處之一也故人不於身家勢利之謀而惟君國民物之憂則自癡劇以至荒夷以卿相而視倉庫我無加損焉且力易行而事易為者莫若風憲之職璽書之使平仲往陝而平仲挾其辦劇攝姦服人之具則所以與治補罅有人所不能為不敢為而為之者矣其名之大起位之益崇可計日以待又何遠外之計哉

虎谷王公行寔錄門人高陵呂柟譔

明狀元

嗚呼虎谷先生有作人化俗之文有安邊勸亂之武有因時明禮之才有援古修樂之具其提學關中時柟為所造士親見儀範身奉教約雖使顏孟設科無以過之當其志固欲使天下人各得其所也及柟為修撰時嘗同河內何粹夫謁先生因講馬陵注不合何子少先生而先生後當轉官首讓何子於朝堂其志固欲使天下賢者盡其用也嗚乎先生古睿聖之徒乃今已矣將天下不欲斯人之有知乎嗚乎痛哉先生年十九歲成化癸卯舉於鄉明年甲辰舉進士丁未除禮部主客司主事即清忠效官獨立不惧無

故足不歸公御門不赴無名飲宴或謗其矯激久亦自息時憲宗弗豫禮部沿舊舉齊熙先生言於部尚書周公洪謨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於佛老宮非禮若為壇於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於天三日可乃不克用宏治庚戌土魯番貢獅子先生商於司郎中欲却之不從遂袖藁以見於部侍郎周公經尚書耿公裕皆然之司郎中怒乃又婉轉與語疏入得允天下傳為盛事辛亥望祠祭司員外郎乙卯部尚書倪公岳因災異偪府部院官疏弊政用先生四事草一懲邪慝二禁給度三停減齋醮四議處宗室言甚剴切丙辰陞郎中他日倪公默語先生曰朝廷必欲度僧奈何先生曰當

力爭之曰勢已成矣可奈何先生乃疏列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僧道通中貴者謀欲普度撼以危語先生不動久之旨下度僧不多而逃軍囚犯不與時人皆喜其有回天之力時太監李廣與壽益侯表裏通惡怨徹中外人莫敢言先生乃又獨上疏乞斬廣洩神人憤以弭災變廣怒令道士設醮咒死術以舒恨亦不驗乃令校尉數伺先生出入十二月朔聖駕郊天看牲回誣以駕後騎馬下錦衣衛獄先生被罪從容有詩題獄壁蓋充養有道見危投命者如此戊午三月謫知河南陝州命下怡然就道比至問民疾苦興利剗害惟恐後州城高阜井深二百尺民難於水乃勸富僧通唐人

長孫操廣濟渠水入城民皆踴躍日受百狀皆與別白匹夫匹婦
得言其情口訊手判仍應他務人以為有劉穆之風沈姓兄弟因
鬻爭訟則買獲遺之兄弟感謝屬邑靈寶有誣民殺夫有其妻者邑
吏鍛鍊成獄先生察得其情并其妻皆出之尚書許公進之臣犯
法亦治如律許公稱為真君子謝其相信之深雨露傷禾乃單騎
遍勘村落穿林入谷晚宿民舍自出米菜食之里老亦自裹糗糧
以從每推微嚴令禁派里老不敢求索乃有勢豪謀利病窮民者
則痛治之以戒衆而又表賢者之間講朱程之學毀僧尼寺以正
風俗折太山廟以給學田於是士民翕懷服膺擬諸古循良吏已

未冬朝覲南京科道官上疏言先生及布政司周瑛等經術氣節
撫字鋤強才行政優不凡欲照天順四年例賜衣服楮幣宴於禮
部不果行十月李廣因先生劾奏漸踈於上懼誅飲毒死吏部員
外郎張綵及鴻臚寺丞俞林編修劉瑞御史張天衢皆上疏乞窮
李廣買官鬻爵之獄獎先生之犯顏敢諫以慰人心閱月乃陞陝
西按察司僉事奏勅提督學校通過陝州父老父擁輿號泣如別
慈母自卯至己始獲出郭至則教人先德行後文藝鋤刁惡拔信
善崇正學毀淫祠學政肅清三秦風動豪傑之士莫不興起辛酉
陞副使奉勅整飭兆河岷州邊備州雜夷俗頗乖禮法乃申孝弟

革宿弊所按部賦污官吏有望風而遁者軍法嚴明邊卒悅畏西
峰不警其條疏八事并禁約三十餘事皆可常行甲子考績都御
史楊先生用孟及御史李春交薦其賢乃復改提學關中士子相
賀曰王先生復來後學得依歸矣於是士子益自策厲甚至有駢
肩接踵向往於道駸駸乎復周漢之舊者矣是時尚書馬公文昇柄
銓衡因馬儀之士為憾有磨氣之說先生聞而作神劍詩以曉之
正德丁卯陞山東按察使關防凜然人不敢犯雖同僚有事乖理法
者亦必曰慎勿使先生知象嘆服曰王公非今之按察也即縣吏
之賢否博詢諸訟者密記之以行獎責一時畏若神明時劉瑾專橫

因前官事陰使校尉至山東緝訪一無刺舉事因以寢八月丁母
夫人憂歸明年吏部尚書張公綵欲起復先生乃尚書力止之已
已服闋陞國子監祭酒先生始被命欲堅辭有友遺書言執政者
誦太祖寰中士夫不為君用者當殺身滅家語於是先生父大司
徒公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死乎不得已收拾平生詩文付門生
周朝著藏之泣而就適至無所憚瑾怒欲重以禍竟不能得而罷
時國學教廢先生朝夕講說約束大嚴誹謗四出直瑾苛時人皆
危之先生不為動六館士子卒感服先生欲更六堂名曰至敬窮
理修身修道教諸生讀小學以上達瑾聞怒曰王雲鳳亂成法欲

代邢讓死耶先生以道不行怏怏求去會瑾下獄遂上書乞致仕
時相有志先生者乃改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先生復上疏陳乞准
回原籍養病士中御史楊邦禎通政使丁公鳳都御史石先生邦
秀交薦其賢上命巡撫宣府地方先生上疏以疾辭不允乃上揚
太宰書稿傳京師人爭錄誦先生再欲辭去尚書公迫之行不獲
已奉勅之鎮豪猾久攬操草者聞風適迹至以便宜從事將官犯法
依律重輕罰未至萬餘石用足軍食先生疏令嚴明法度整肅自
恭將以下頤指氣使莫或敢喘息練習軍士率有紀律日戒諭防
衛如賊在前敵畏不敢輕入北門鎖鑰時論歸之兩月丁父尚

書公喪歸將士逸道感泣有餽以香帛者不受乙亥二月服闋八
月除職如故清理浙江鹽法先生上疏乞致仕疏入不允且促使
供職先生復上疏推讓賢能懇乞致仕上不允准養病病痊起用
先生曰吾志遂矣先生生而神氣清澈舉止端重異群先年十一
歲與鄉人立適妓女過拜而不答同舍生或借其扇潛與妓女赴人
宴先生知之後以扇還擲之地下至或截其袖同舍生漸取他扇
償之少年趨向之正即異流俗類如此長益刻苦自勵頓悟出群
六經百家言一誦輒不忘文章頃刻立就二十登進士相識以花
紅迎賀却之曰惡用是炫耀為哉衆嘆其不可及觀戶部山東司

政時廣東陳白沙陝西薛先生顯思負盛名及門者尊之若程朱
先生聞其言論評之人以為允先生負經濟之學以克辟君民為
心天下想見風采累辭不出人以道木大行為恨天資豪邁狀貌
魁異智識卓越器度宏遠博學力行以聖賢為標的居無惜容自
少至老如一日常曰一息不敬便與天道不相似理明義精統國
家生民利害痛切於身遇事敢為機動矢發無留礙一有弛張上
下響應雖權力弗能詛語臨死生禍福之際有定見不苟趨避守
官清介人不敢干以私歷仕三十年治行可採旌推之典獨後於
人時論稱屈恬不動念拜官力辭再三乃已一不得志即奉身而

退人以進退合義為稱尤篤孝友執親喪勺水三日不入口卧古
枕塊哀毀骨立妻妾不同寢處有父在一衣不私製一錢不私蓄
人以為難自負獎拔善類始終不踰疾惡甚嚴不少假貸家居屢
空若蔬衣敝恬然自樂門庭內外斬斬五尺童子非稟白招呼
不敢入宜人李氏貞順莊謹先生相敬如賓邑宰有貪酷者不時
戒諭里人困苦恆注意區處之或誣罪至死力為白於官得出
後學執經問難語之諄諄忘倦與人接貌莊氣和言與心孚可畏
而親談當世事至綱紀不振即感慨泣下及奸臣貪官怒氣勃然
鬚髮亦奮有搏擊之狀憂國之誠老而彌篤或杖竹於門跨犢於

野不改布衣時行農夫見者嘆息曰此人入朝天下受福然不理於饒倭之口乃信於愚朴之民天理在人心有不可得而泯滅者如此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性理之學書法真草隸篆自成一家端勁如其為人四方人多求之文有氣力不做雕刻摹倣而出入古格涵涵不竭詩賦亦清奇古雅所著書有小學章句博趣齋稿讀四書私記若干卷先生為學守敬義事君秉忠誠功業樹中外聲名滿朝野道德文章政事皆可擬之古人云先生諱雲鳳字應韶世居山西和順之虎谷因號馬父諱佐南京戶部尚書母馬氏諱封淑人感奇夢生先生生於成化元年乙酉七月二十五日戌時

卒於正德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亥時配李氏諱封安人女四一適同邑監生周孟霄男周守約一適榆次人寇都御史天叙男寇陽一適太原人陝西僉事閻鐸男閻徽甫一尚幼銘曰嗚乎虎谷先生志欲行道於天下而位未會當非時邪然亦有小試矣由今言之又不可謂不遇也嗚乎虎谷先生

虎谷祠堂記

滇南孫繼魯

惟公出處大節高陵呂太史公衲海益徐太守咸有志銘名臣錄
無容喙惟張絲事似微詞恐滋惑魯惧其滋惑也每以絲事質諸
聞人僉云公在正德年丁母馬夫人憂時絲幸逆瑞瑾驟吏部尚
書絲關中人公故提學僉事洮泝兵備副使提學俱關中風裁表
表豈唯縉紳介冑雖草澤巖穴亦稔知獨絲乎絲以讒慝獄通顯
欲得馨香重望如公與虛齋蔡公清輩以鎮壓人固石亨薦吳聘
君與弼類也公誦法孔子同虛齋督學正德時同虛齋一時進祭
酒同虛齋何忝聘君公委質久似白沙陳公獻章繫監生籍與聘

君章布殊聘君願觀秘書不受諭德白沙繫監生籍不辭僉討公
自按察使委覲受祭酒易地皆然也况白沙以母思乞還鄉公以
父迫泣就道公無忝白沙白沙無忝君章章矣聘君不浼於亨
公獨況於絲乎由今觀之公堅不磷白不緇似薛文清公瑄公祭
酒至無所餽瑾怒欲重以禍不能得似文清公在大理卿時不諂
中官王振文清公自失大理家食起入內閣猶公自改通政養病
薦陞巡撫邊方公後力辭曠政副都御史遂不起視文清公力辭
宰執高朗令終不甚懸絕故海內識不識今共傳如青天白日云
或者於公之剛介寡與也厚誣而不韙之倘亦有私憾之意乎記

虎谷祠堂以俟後之君子

神宗五年
三月望日

祭王虎谷都憲文

喬宇

嗚呼痛哉應韶與余石門峽之別纔四閱星霜矣君在上黨我居
建業兩地音問歲率為常君方以米山釣水為飲食以著書立言
為耕桑何此志之屯塞遽中道之憫傷豈人事之錯迕殆天道之
冥茫訃音一至我心盡傷嗚呼君有高亢拔俗之操而不知者或
以為矯君有蹕厲驚人之才而見嫉者謬以為狂忠摧權奸弗避
雷霆之怒放敷善類化均時雨之祥威振臺柏愛留郡棠至於吟
體法少陵之詩格詞宗踵西漢之文章篆籀擬秦隸分邁唐其多
才與藝之美又不足以盡君之所長也方君之始謫跡雖蹟而名

愈揚及君之再振身斬顯而道益昌乃甘棲遯乃厭紛靡義辨王
霸道慕義皇辭召命而不赴歌考樂以徜徉可謂勇貫千鈞之弩
而堅逾百鍊之鋼者矣然則君之用於國家用於天下者雖未獲
究竟厥施其正氣之耿耿可傳者固不在於爵位之晦與彰也余
與君誼切兄弟之分情深桑梓之鄉仰高標而莫覩慨麗澤之未
忘緘辭千里寓哀一觴是今日之所以哭君者匪直吾儕悲友道
之失輔蓋為天下悼哲人之云亡也嗚乎痛哉

虎谷王公提學陝甘時教士條件

先生教人讀書自小學迨思錄始次及各經史語學者以聖賢之
道曰立志以堅趨向之方主敬以養清明之氣讀書以究事物之
理慎行以致踐履之實勿妄意高遠忽於日用之常勿過為詭異
出乎人情之外故以五要肅士心曰敬以收放心靜以定躁心誠
以息妄心公以滅私心正以省動心以十容飭士身曰頭容直色
容莊耳容審目容端聲容靜手容恭足容重生容正立容直揖容
肅拜容懇以十有一行正士教曰孝事父母弟事兄長恭事師範
睦事宗族孫事鄉黨忠於謀事信處朋友禮馭行事義馭接物廉

馭貨物耻馭過愆以九戒教士禮曰冠禮以重成人戒無序婚禮以重夫婦戒論財喪禮以重哀死戒浮費祭禮以厚追遠戒苟且射禮以觀志體戒無德鄉相見禮以觀和敬戒侮悍鄉飲酒禮以尚齒德戒偏私慶賀節禮以觀忠愛戒惰慢鞭春日月食禮以觀報本戒忽畧人立四科以待衆士曰求道科以待上士讀書科以待博士學文科以待俊士治事科以待材士以二十有一過禁士愆曰逆親及當喪用酒肉曰期功赴席請客曰兄弟爭財曰不睦宗族曰不和鄉党朋友曰姦曰盜曰賭博曰宿娼曰酗酒撒潑曰好飲破產曰妻妾失序曰侵占田土曰誑貨債曰包攬錢糧曰買

賣官物曰教詞寫狀曰暴橫郡里曰出入衙門打攪驛遞曰把持官府扶制師長曰事佛飯僧師巫賽會曰造言生事浮躁驕奢曰十政以收事曰聯齊號以聚士謹衣冠以肅士禁入酒肆以責士端學官以教士鼓提調以督士置三等簿以造士拔公直生以稽士選社師以發士訪賢能以式士禁誦呼佞跪以張士

高太守學田記

尚志而為仁義之謂士修於家以化鄉人用於世而君正國治天下平者士之功也養士宜莫盛於三代而經傳無聞焉豈當時田皆井授士皆有田以自養而不賴於上之養耶然一夫授田百畝野無閒民士而有田孰與之耕乎四民世業而農常為農工商常為工商常為商農以耕自養工商無田以藝以貨自養士而無田孰與之養乎禮有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之說蓋士亦有有田者而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則其無田者實多有不能不賴於上之養者矣此彭更所以有士無事而食之譏也但古者天

子治畿內諸侯各治其國黨序遂序之學以教小子自食於家不須以養及其既長果有卓越之才可以進於明德新民之道然後升之國學以需其成人蓋亦無多而所以養之必有道而不可考矣至漢以來往往廢於用度不足朋徒怠散宋乃有增學田而有無多寡不一惟今制學有常廩士皆復其身及其家二人勿事著在今甲有司掌之蓋前代所未備也士生斯世何其幸哉江陰高君謫守遼州志在教化以諸生猶有困於貧窶者以布給之既而思可久遠之道乃取於廢寺之遺田未籍之間田八十一畝出其俸金易民田一百三十畝歲收其入調貧士學舊有田十六畝於

是總記為田二頃九畝漢唐宋之養士惟宋為盛然其每學之田大抵不過五頃他無所有也今遠學既有國學之常廩而又有田幾於宋人學之半豈徒食焉而不知其所事乎所謂事者志與仁義是也今日無講學修身之志他日必無致君澤民之業今日無廣居大道之寔他日得志必無與民共由之通視君國民物若與己不相干惟以高官厚祿積帛囊金為事而已然自國家以經書之文取士凡吾所謂志與仁義者少而誦習夫人知之反以為常談而莫之省世儒學士耳厭目嫌不舉以出之口遂致天下學無本源人材日壞識治道者憂之然予舍是他皆不足言故以告諸

和順縣志 卷之五 生庶幾高公之意焉耳

魯齊仕元說

世多議許子仕元者昔者孔子嘗之楚楚夷也猶夫元也若昭王卒用孔子孔子相楚必有用夏以變夷之道將不周於東而周於南矣許子於元孔子於楚一也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人之大倫也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皆知不可廢而獨於君臣廢焉聖賢不為也元之不能相許子斯民之不幸也若責許子不踰垣閉門以潔其身則孔子固曰果哉莫之難矣孔子之汲汲於世者何居但許子雖聞道而未大恐無立斯立道斯行之妙譬之捕虎焉卞莊子操戈而往則人知其必獲虎矣里之丈夫執挺而往則人知其必

不能獲虎矣孔子於楚莊子刺虎也許子於元里之丈夫刺虎也
不為虎傷足矣然則許子隱而不出可也

補燭記

宏治柔兆執徐八月哉生魄余直夜伺部吏人進燭瞑目而生頃
之漚漚有聲乃睇焉則燭之膚內溶而逆案有故箋裂而防之以
為奇策復瞑目坐鐸逝者報一鼓開目視則灸箋離披汗四潰出
循膚而下懸者累累如畫猿子毋手接探潤葉狀墮凡而轟者若
怪石枯松層樓銳塔奇者若嬉而伏犬最奇者若老翁負子未角
之犢奔而返顧蟻蜂蝓蚓攀緣而上其汎濫如江河點綴如珠玉
者不可勝數而其勢潛然未已也余曰息燭可免乎吏請以未盡
補其缺徐以其餘為之垣燭燼不復壞也嗟呼燭以堅為體以明

為用以不壞為材吾之燭豈固不良於他燭也內有所熾不能自
制外無勁臣強藩相與周旋保持之吾且閉目焉故箋之防適以
為病吾且以為奇策焉向非吏之請其不為棄物也哉余於是
有感焉治安之國光人之朝或登一匪人行一戾政則衆曉曉然訴
責噴然議矣及乎小人之黨既繁而政之積弊益甚耳目習慣以
為常非惟不形之言亦復不介於心而風俗始變國家始衰矣庸
劣之君冥弗之覺方且以故箋治之者世豈少哉漢而唐而宋千
載一轍吁其可慨夫鹽之價非貴也吏之言賤也而可使吾燭為
良燭然則興治之策拯弊之才世未嘗乏顧人不知用之耳紙籍

稱揚側陋詢蒼莖又曰為政在人余於是乎重有感

復古易後序

秦以易為卜筮書得不焚故易在六籍號為完書漢人有以十翼冠一傳字於其首而統附於上下經二篇之後者或曰費直為之今考其本傳則曰以象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而已豈費氏始以傳說經其徒轉相授受遂以附其後歟厥後鄭元始析象象附於各卦之末王弼宗之復以象并大象綴於各卦之下小象綴於各爻之下而乾則仍其舊又增文言於乾坤之後雖曰欲使學者尋省易了而不知孔子易固未可為文王周公之易也程子作傳亦用弼本汲郡呂氏嵩山晁氏始欲復古經傳各為一書而間有未

盡合者東萊呂氏又更定著始復孔氏之舊而朱子因之作本義
嗚呼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是以儒者尚之然穿鑿於漢人之支
離假托於異端之邪曲書雖存而道則晦矣書不亡猶可以明道
而鄭王二子乃割裂而淆亂焉遂使百千年世不復見古聖賢之
完書其亦不幸矣哉朱子求復古易所取甚博卒從東萊所以處
之者已審後聖有作蓋無以易而董謂大古直張健胡文陳壽
諸家相繼攘臂而起各用已見更置紛紛迨我朝儒臣纂輯諸經
於易謂程朱不可偏廢乃從程氏本而以本義分附之且有刪改
於其間自是朱呂之易復為鄭王之易而讀本易者往往有不得

其說者矣嘗與莆田鄭孔時談易孔時屬予繕寫如朱呂原本於
是更加考究以就以編藏之中苟用備私覽且以就正於同志君
子云

八分存古書序

古書之存於今惟篆頗具六書法惟八分頗具篆法古以竹木書篆故其畫勾圓勁直至束毛為筆則有點畫波法之勢矣以筆書而篆意多者為八分言去篆畫二分存八分也八分又變而篆意泯焉不存則其字最簡且易矣今之真書是也蓋古者列國分治或秦舊章天子考文之典稍廢則字體之紛更日趨省捷勢所必至于思以書同文為當時之盛則書文之不同古有之矣秦并天下文字以字畫之最簡易者施於徒隸簿書以取捷疾故謂之隸以其輔助篆書而行故又謂之佐至魏鍾繇始為楷法一點一

畫皆有法式故謂之楷又謂之正其曰真書則對行草而言也大
抵鳥跡科斗既莫可考則書莫古於篆而八分去篆不遠久乃趨
於隸然皆以漸而成非一人所能為也或因漢石經八分為祭邕
所書乃以八分為邕作秦獄吏程邈掌徒隸之事乃以隸為邈作
蓋邕善八分邈善隸耳若邕一人自為八分而書之石經人之規
之必茫然莫辨邈自為隸而當秦多事之際遂以用之天下秦雖
強暴安能使有司奉行者驟識之皆瞽說也酈道元水經曰臨淄
有人發古塚棺前隱起為隸字云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唯三
字是古餘同今字此先程邈四百餘年則隸果非始於邈矣然未

初以前八分之為八分隸之為真未嘗誤故李昉等修太平御覽
書部八分之下繼以隸隸之下繼以草書而無真書以隸即真也
至中葉始以八分為隸婁機遂以漢碑三百九韻類其字附以魏
碑石曰漢隸字源洪适又作隸釋隸續二書至今傳訛罔克是正
唐六典拔書即正字所掌字體有五一古文二大篆皆不用三小
篆卽璽旗幡所用四曰八分石經碑碣所用五曰隸典籍表奏公
私文疏所用今觀漢魏碑碣往往皆八分唐亦有之則石經碑碣
所用為八分而非隸明矣以隸為典籍文疏所用則隸之為真而
非指八分為隸亦明矣且鍾王歐顏皆善真書而史傳及諸家之

論皆稱其善隸唐張廷珪韓擇木所書正如今所謂隸者而廷珪傳則曰善八分書杜甫李潮歌於擇木亦以八分稱之則八分之為八分隸之為真亦明矣八分本謂篆畫八分真畫二分若淳於長慶承碑慙其據善等字是也唐以來書者頗施稜角異於真書而不能其篆之八分則失其名義矣近世好古之士往往學篆學八分然古之官室器血衣服飲食之制皆不宜於今居今之世而獨用古字亦有不必然者但今之真書承二王之後又俗媚於漢魏人所書朱子厭之乃學曹操表篆也八分也亦好古者所不廢而篆非用力之人不能通余以為學者頗學八分亦足免俗提學陝西遂令諸生集古碑刻以韻類之名曰八分存古其不備者則附以己意然必考之古人之跡不敢杜撰也

撤正學祠像設告文

自古事神之道自天地社稷以至五祀莫不以主佛教入中國始有像設非禮矣今制亦嘗禁施於郡縣之土神而况加於學聖人之道者哉往者正學祠成有司議所以崇奉諸先生乃問匠氏遂從俗為之某始謁祠下實用惕然竊意諸先生亦必不安於此謹擇日撤去易以木主啟告

昭勇將軍指揮僉事邢公行實錄

昭勇將軍指揮僉事邢公居北邊六十餘年地里之遠適險易虜部之盛衰分合官僚之勇怯才否士卒之強弱多寡戰陣攻守之法烽候間謀之用歷歷胸中開口有據自大將軍以下禦敵舉事必與公謀公預以為然後無不然者宏治十三年虜寇榆林公子都指揮僉事傑以檄將兵討之公至榆林訪其子公身長貌古名望素著衣冠甚偉榆林人喜其來就問以破虜之策聽者皆自以為不及公又言明春虜當侵某處我當備某處守臣用其言果獲功由是公之名益振秦晉諸邊皆知邢將軍云正德五年五月二十

八月年七十有九卒北邊人惜之傑以狀來乞銘按狀公諱卽字以然山西和順人祖諱政始徙戎宣府以勇力雄其儕父諱威家饒而好施貧士來干者輒有獲人稱長者景泰間祖老父卒公年方十六慨然抵掌曰大夫當死邊野建功名安能與拙親者任於是往代祖役居軍中當為先鋒以戰功三遷而至百戶成化十六年從征大同威寧海子遠討千戶十七年從征大同黑石崖先登獲虜酋遷正千戶十八年從征榆林清水營直前通敵身被數創遷宣府右衛指揮僉事宏治八年以老乞致仕致仕十六年而卒配張氏有家法子男二長傑襲指揮僉事以戰功累遷都指揮僉

事今以薦奉勅守備蔚州次倫女一適保安衛正千戶陸俊張先公四十餘年卒繼王氏安氏孫男三鐘鉞錕女五二皆適名族三幼曾孫女一公拔身行伍自致金紫遇敵必躍馬獨出以身先人每行軍戒所部無譁竟無敢譁者銘曰行山之巔漳水之涯是惟公之家投身邊陲為國爪牙惟吾馬首所向虜莫敢遮克勇克謀蘊而不誇既富既貴質而不華惟武而賢惟士之嘉我銘以告後人豈直閭里之私而曰耶

重修關帝廟碑記

明 杜甫才 邑人

夫關聖帝君即向所祀義勇武安王也其行誼載在火策千古無
兩愿代靈應廟而祀之者寰宇皆然吾縣南門外偏西舊設本廟
一所背坎面離規制頗壯建於洪武十八年重修於正德十三年
再修於神宗十年間愿愿有紀至四十四年神佑下土除邪福國
皇帝降勅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夫人為九靈懿德
廟皇后文相陸秀夫為左丞武將張世傑為右丞子三平封竭忠
王興封顯忠王索封順忠王周倉封威靈英勇公因令海內易像
崇封以昭護國元勳按祭法曰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其謂

是乎 昔才父諱維與程氏廷標杜氏歷試糾衆議捐所有重修廟
說正殿五楹中端冕正笏者神像也傍列護衛森森殿整殿外有
拜亭比舊開廣前列東西房均有神像外有樂樓大門墜以新加
聖號門之內守舍各備金碧輝煌燦然奪目足以祀闕聖矣後始
於明神宗四十一年夏四月告成於今歲之二月安得無記余不
敏謹記其顛末因有僭言於後夫帝君自昭烈至今奚啻數百世
神功顯應胡若是靈異也蓋其天日人心光明不昧精忠大節終
始不移考之汗簡所記昭昭生為聖哲沒為神明有由然哉有由
然哉余以為廟既興有履廟廷而供廟祀者夫誰不欲薦其馨而

享其祭也不思神之忠肝義胆佑善黜惡有如邪佞不軌淫縱破
義外示交情內懷鱗甲貌為卑謹實悖天常皆闕聖帝君所惡也
以此事神神為享其祭哉余與衆共新廟亦願與衆共自新或者
神其格乎敢并記之

贈太僕寺少卿前昌平道藥濟衆傳

王家坊

藥濟衆號潤蒼故明太僕寺卿家居殉難從祀鄉賢其先系出樂毅由燕奔趙憂讒避禍別居梁榆遺令子孫改樂姓藥遂世為山西遼州和順縣在城里人祖諱榮庠生父諱性廩生兄濟世增生公生而岐嶷為諸生時好施與重然諾侃侃不干時譽登萬曆丁酉科鄉榜三十六年任山東濟南府臨縣極意撫綏災黎感德秩滿遷順天府馬政通判四十三年升鎮江府海防同知府為南北舟車孔道素號難治至則勤同運覽操比懸魚不以閒曹自放為也久之內調宗人府經歷司四十八年遷戶部江西司員外郎升江

西清吏司郎中通輕重酌盈虛備軍儲祛國蠹宵小側目大吏傾
心天啟二年授直隸永平府知府值邊圉多事憂在門庭既抵任
緝盜詰戎日討國人而申儆之闔郡恃以無恐四年升山東按察
司昌平兵備道副使恩威並用張弛咸宜聲績聞於朝上方需用
獨守知足之戒以老乞休歸當是時也紀綱漸壞民民焚焚大勢
已成瓦解加以饑饉薦臻拊循失策崇禎元年陝西飢民苦如派
流賊四起三年流賊犯山西陷蒲縣肆佚河曲四年賊目羅汝才
復犯山西烽煙之警蔓延陝洛出入省西沿河諸郡和邑在晉東
南偏鄙暫可休息惟幸賊之不至然公每閱邸報未嘗不扼腕太

息日夜區畫攻勦方畧計以上謁顧朝局則門戶糾紛疆場則將
驕卒惰猶復信用宦官布列要地動輒掣肘公既自知方正之難
容也讒諛之蔽明也遂不果行而闕廷亦卒無顧念及之者乃於
后街石樓院別業鑿井一方顏曰六合暇則徘徊其上顧影自照
曰吾其娛老於此乎其以此為吾菟裘乎家人莫識其指焉自是
疆事日亟六年左良玉破賊於涉縣曹文詔敗賊於山西賊犯畿
南又敗之於懷慶賊乃四竄由河北順德等處入山谷屯聚侵晉
東邊直逼和順公聞警出巨資募勇儲糧賊猝至躬冒矢石登陴
固守灑淚誓師人人用命賊百計攻撲百計堵禦擊斃賊無算賊

築長圍以困之相持四十餘日城陷公赴六合井死之子長庚同
時殉難時六月十三日也事聞贈太僕寺少卿諭賜祭葬蔭孫之
與戶部陝西清吏司主事後公十七年殉關賊偽官王兆熊之難
甲申五月哉

大清受命殄滅虜寇四海全清凡前朝死事諸臣皆荷

寵褒當軸上事奉

旨從祀鄉賢光緒六年知縣魯甌光輯志乘採訪軼事得公守孤
城記於其族孫求六合井遺址徧詢父老無知者繼得之孫姓苑
國中幾無可辨識周遺諦視覺平地有微凹處試創之土鬆而潤

再掘之深二三寸井眉見焉甃石尚存六合形以問主人曰嗚自
我高曹以來相傳國有井藥老死難所吾儕小人不知藥老何官
死難何故但因其死而以藥稱也諱之每歲填以土填後土即低
陷云魯君喟然歎曰豈非忠魂不泯鬼神實呵護之耶亟令淘土
盡泉噴湧聲瀼瀼鳴觀者如堵有歎息泣下者乃捐貲立亭於其
上泐石署名而屬予為之傳

論曰忠臣殉國與節婦殉夫同有激於俠烈者取必於一時轉念
而易為牽引有安於義理者雖萬變而不可屈挽吾觀明季甲申
以前一二重臣宿將歸命如恐不及及大事既去殉國者固多推

戴者亦復不少殆景運將開天寶使之佐翊
與朝以自効歟若樂公者綜其生平行事卓卓使遷就依回安知
不再以功業頡然而終不以彼易此者其素所審夫者然也平之
受郵蔭於前荷

集榮於後聲香俎豆百世不祧烏虜忠義亦何負於人哉

孫真人廟鼎建序

有李順昌 邑令

真人隋唐麟鳳也秦耀州人生於隋終於唐永徽三年二月十五
日諱思邈生而頴異日誦萬言不讀三代以下之書恥作月露風
雲之技其律躬行已規諸中正隋之博士不仕唐之諫議大夫不
仕考之醫鑑真人生活龍子授以異書蓬萊謝思之雀漢川報德
之蛇遙遙並傳余補博士年餘病劇夢真人調劑立起即官染餘
夢與之晉接事雖幻而可傳庚子六月初一日余捐俸創建真人
廟於雲龍山陽龍王堂左殆於太白山養真涇陽府授方兩有當
乎粵指其出處大節懿行嘉言非止幽光已也開皇大業昏昏處

唐網維漸滅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張去無所之班固之文
為梁冀立燕然表宏之文為桓文撰九錫奏詔獲於溷廁矣冀若
賓之高蹈尚矣武德貞觀炳炳麟麟若持小心餘緒焜耀凌埋杼
鼓早既不現宰官身又不規文士身或有見於秦尚功利而流矯
詐之毒漢尚節義而致黨人之慘乎學未成而躁進羽鶴之躍也
於一長而自炫山鷄之愛也尚有進於是馬崔浩料成敗於千里
而昧圖書之機京房測吉凶於未來而昧恭頤之難知未全也真
人良知朗鑒有以見唐愍德之微乎操存如青天白日襟抱如齊
月光風應酬如行雲流水節概如泰山喬嶽深於大易又曉暢春
秋昔吳許與靜修有言吳許行道也吳許不出吾道不大靜修守
道也靜修不守吾道不重真人其守道君子哉寓藝於醫一端博
濟耳是役也學博白君毓秀典史彭君雲鵬捐俸督工彭為珂劉
芳躍僧人性妙同裏共志之

重修和順縣學宮碑記

國朝白如梅山西督撫

自古經邦致治建學為先虞夏以迄商周重道崇儒之典班班載籍中矣其意本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古有辟雍明堂之制鄉有庠序學校之設甚盛典也觀於子衿作而周祚衰園蔬鞠而漢鼎革則學之興廢治之隆替因之豈曰具文而已哉夫先王之立法不厭其詳而於教人也尤甚於執經辨志之時以逮九年大成之後無日不匡正而董率之講肄必有所辨說必有數舞蹈必有節視聽必有物以涵濡其心性陶淑其器識而後賢俊出其中德業亦出其中故雖具良質未有不資教學而成者也譬之明珠荆璞復

加以磨瑩之勤採琢之力不益焜耀人間乎余撫晉三載凡裨益於晉土者罔不殫力為之躬承

聖治右文之日尤以訓飭士習為惓惓董江都曰養士莫大於學校程子曰善言治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余蓋念茲不敢忘也今於和順而竊有喜焉和順介萬山之中其地瘠其民貧居遼郡之北樂邑之南千峰環列巖徑益險士生其間勤樸儉素且耕且讀之外無多事焉有學而祀邑侯李順昌憂之慨然捐資率先為倡乃諏吉辰鳩梓匠尋尺是度斷斷是度甃之甃之塗之沫之踰月而工始落成大約更而創者什之八仍而葺者什之二如建奎

光樓於城東蓋文昌祠於城北莫不相其形勢以啟以闢輪奐咸美規模聿新以視前之傾倚湫隘者不且煥然改觀哉夫使侯而任其鞠為茂草也鼓篋之子無自親師執經之子無由問字將藏游息修之無所而輒棄其業也其誰詰之而又誰責之乎乃今噲噲者堂構新也湛湛者頽壁清也景至德之莫京瞻

聖教之無外相與揖讓其間而絃誦其下文教浸熾賢才浸興則是侯之大有造於斯邑也是役也邑侯李順昌實主其事鄉紳胡淑寅教官白毓秀典史彭雲鵬亦與有勞焉皆得並書

和順縣修學碑記

國朝刊印尚書 白胤謙

天子命官其最親民者莫如今令所統治八計攸司尤重文教每
縣立學宮春秋以禮釋奠擇其民以養之十年宰輔皆育於斯是
學宮習禮樂而勵風化誠重典也太行之側古梁餘和順縣學建
立在縣之東北隅創於元繼修於明萬厯之十有一年李公繼元
董其事再修於崇禎十有一年邑人大叅藥君濟衆胥捐已資因
前限於地規模微縮歷年已久兵火風雨傾欹朽敗基地僅存李
令任事之初奠於先師喟然曰學宮教化攸關尤虎谷先生鳳輝
之地也申詳兩台道府慨出已貲先為之倡察屬協贊闔邑之紳

衿成輸穀以助之邑人司理胡君淑寅尤任其事拓地數丈庀材鳩工創建大成殿高大堅好創建啓聖祠修補兩廡明倫堂又創立奎光樓於城頭建大成坊與樓遙對置櫺星門門前立石獅一對木欄屏翰周圍宮牆宏敞觀深言言翼翼始於是年之三月落於是年之七月邑人士喜學之更新而大李令之成績公屬予記事令學修有本政治有方教紡養民築城衛民修學作士其全體良知見諸大用者乎天下不可一日廢學自黨庠術序之法立而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明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邇來學宮頽圯絃誦之聲寂然教之不力治之不重人材所以不庶也李令創修廢墜於數百年之後使後之學者羣師歆一歲歲修息游自列其中而日講乎人倫之大節則一邑之教化興風俗美人材出三鳳未必不全於一邑也其為國家之助豈小補哉特為記李令名順昌新安人

重修雲龍山碑記

國朝 邱廷溶 邑令

苟能躡謝公之屐載陶令之輿選名區探奧宅以求夫山之異焉
者吾知其必有合也然而古人率先我得之何則古今來之遊者
不獨一我山豈必荒涼寂寞待千百年之我而乃見其異焉夫世
不能無古今山亦不能無盛衰興廢我繼古人之志不敢沒其異
則雖謂自我得之古人亦將許我今之登雲龍山者皆以為異矣
而茲山之顯其異也不自今始先是元人於山之陽得靈泉而異
之設堂其上崇祀

龍王歲早有禱必應其巔則趙王臺或云襄子避暑地遺趾猶存

世既遠而興廢之年尤不可考余嘗登高縱目但見壞垣頽壁出
沒蕪蕪寒雨中牛羊下上牧樵謳吟蓋山林之面目不知凡幾更
矣辛巳夏理甚無事懼茲山之終蕪沒也思葺而新之或慮其廢
事而勞民者余曰不然昔柳子厚為柳州日寄情於山水而民食
其德至今尸祝之遊固不以妨政也且出雲降雨潤澤郊原者於
是乎在寺宇不可不肅也用咨於衆悉饗乃心爰命敝者葺之隙
者蓋之蔭以嘉植繚以修欄流丹耀碧俾壯厥觀費積五百緡有
奇皆出自樂輸將者工始辛巳夏四月迄壬午秋七月而成邑之
人爭往遊焉余亦時至其地躡層巒憩飛閣覽幽遊放情寥廓
舉凡巖谷之隱顯川原之繚繞歷歷在堂庶間信乎其有異也噫
地猶昔也而都人士之遊若始歷其勝焉昔何以廢今何以興昔
何以衰今何以盛豈茲山之果有遺與抑人謀之不可不臧與書
之以俟後君子

新修雲龍山亭閣記

副胡邵樹本

山西學院

江南邱侯來知和順縣事愛民而勤於政興利革弊百廢具舉循聲藉藉在人口余久心志之弗忘乾隆二十有六年後捐俸錢若干增有事於邑之雲龍山修神廟也山之神禱雨輒應故俗稱神廟為龍王堂通志載山有雷音臺疑即此於是鳩工庀材子來恐後經始於四月十二日落成於十月望日工既竣來請余文余亦樂書之以勸後之克勤於政者爰不辭而為之記按和順治隸遼州在漢為上黨郡多山水林壑之美稍遜他郡而漳水之源有二實皆經於和順明一統志云一自縣西而東一自縣北而南至交

漳村而二水合流夫水之醞釀也厚則山之吐納也靈以故雲龍
形勢獨擅斯邑巖壑窈窕煙霞澄鮮橋留玉礪之名泉湧珠跳之
象而綿延舊德石井泓然更復挹之不竭焉蓋其所由來者遠矣
顧其歷歲久遠瓦礫榛蕪塞渠交徑醫者莫之闢圯者莫之完縱
有名勝而無高明之地以舒登眺無閑靜之境以息塵勞無佳卉
雜樹之交蔭以潤色光景用使碧嶂丹崖長此寂寂亦守土者所
宜加之意也今得邱侯之來新其舊創所無耳目為之一曠詎復
患前所云云考哉特是不有居者誰其守之則又建大士閣於山
之陰與龍王堂南北對峙俾修業者住持其旁於是精饒德士長

為名岫主人雖僧奈不過數楹而有庖有垣有籬率皆密慮
周計務堅且樸可以垂諸永久而弗壞時或憑高俯矚遙見漳水
東流如帶如練河光山色上下一碧而山中井之水泉之水橋下
之水固知其同出一源也而侯之澤亦與之俱長矣余嘗謂周禮
為治世之書而山澤川林莫不設之官而分任以事誠以至纖至
悉皆王政所不可忽而興廢舉墜之務固有存乎錢穀簿書之外
者是役也詎遂足為侯重而不私其財事暇民附胥於是規馬固
不可無記以為來者勸也至規制之詳若者為堂若者為軒若者
為亭若者為閣若者為庵若者為房為棚為欄之外為杏為柳

因地營構如州居部火然此則侯有文備志之余固言之從略云

建修大神廟碑記

國朝張翼邑令

天地之生物陰與陽而已陰陽之所以生物中與和而已故陽盛則亢陰盛則凝皆非生生之道是知陰陽相濟化道斯成二氣調變太和乃見古今不易之理也和邑地逼太行高而氣寒候既遲而霜且早歲值多雨禾稼之難熟更甚是以民窮而善逃率以陰多之故耳乙亥歲余於六月十八日至和而七月三十日忽降繁霜殺黍豆蕎盡被傷隕以形報憲蒙委太原分府戴公諱天佑來勘因言及陰陽之理即以建大帝祠為囑益多寒之區援火以灼之雖曰俗論實為至理况遼陽為祝融氏故墟當日建祠以祭或

未必即資其陽光然和為遠屬何可無祀越明年因商之紳士而建祠焉擇其地則北城之樓炎至上也臨其下則城門之洞離中虛也安其位即北方之坎既濟之道中和之極也紳士咸曰善余即捐俸鳩工而庀之旬日告成每月之朔望臨之每歲之立夏祭之迄今三載而歲適熟或即其陽和之明煦照萬彙而陰氣不能為沴歟非也邑名和順當日之命名有義存焉蓋以人心即天地人心和即天地之心亦和人心順即天地之心亦順和以招和順以來順斯萬物咸若而歲其稔也今之建祠以祀者亦以神道設教之意云爾且大帝正神非淫祀也事神以為民非妄舉也後之

人其勿以余惑於陰陽之說而為是媚神之行斯已矣本縣南三里九甲民人溫體泰溫存祿施舍無糧平坡地七十二畝以為此祠香火之資此地坐落縣東七十里董平溝每年租穀三石五斗段懷德佃種城隍廟僧人正寅收租以司香火并誌之以垂永不朽云

準提菴碑記

國朝周于文邑令

佛寺始於東京白馬寺佛之始不知於何時而演教東土則自漢
 永平之八季昉也儒者闢佛謂三代以前中國未嘗有佛而主聖
 臣良民用康又逮漢唐以還主庸臣佞奉佛漸謹季祚漸促細儒
 不營也同聲吠和勅說以難夫奉佛者嗟乎彼謂是佛來而世衰
 不知世衰而后佛來也三代以上君相即為帝天如軒轅氏之鼎
 成上昇六相之為蒼龍祝融等至今赫赫無論已夏之興也融降
 於崇商之興也擣柝次於大邳周之興也鷲鷲鳴於岐山是皆明
 神之志者也當此之時民無夫扎物無疵厲三時不害而國以永

寧故慈悲教主可以不來迨周德衰春秋化為戰國小刑刀鋸大刑甲兵取天下者以干戈為正得天下者以不慈取勝嗟乎楚漢之際生民盡矣不有佛法何以救其後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莊生之言固釋氏之言也蓋自有佛以來雖世道與人心遞降而弑君亡國之變不至如春秋之甚且大亂大兵之餘一躋昇平即人皆向善發慈悲憫心不以習見恠殺為常事則慈悲法王之教有以扶進乎衆心故也余代舉茲土亢旱為災禱於興國寺持佛母準提真言許降雨即建剎造像用志不忘於是乎七日而雨足有好辯者曰天之旱也半三晉具後雨也亦且半三晉豈皆因禱雨佛者余竊謂之不知言帝代之水王時之旱或且九年或且七年及其數土告成桑林應禱人皆德之歸功於禹湯如曰待之九年遲之七年是固水將落天降雨之時非上聖之功也世且以為知言乎哉方今

聖天子在上大臣施仁固甘露應降時也豈霖雨獨私乎一方辦者唯唯爰是不佞於文捐俸若干與縣尉彭雲鵬貢生李之蔚生員畢昌齡杜光蕪王世隆周新岐居民焦克榮彭鳴珂等各捐銀錢若干共募十姓庀材鳩工修葺建像而為之偈偈曰佛法顯慈悲嘗以身濟物霖雨潤蒼生不啻彈指足大眾但奉持如響應聲

述刀兵不能言水火無碍入况於祿名壽所求自無拂未施先言
報凡以誘庸碌

重修城隍廟碑記

國朝 鄧憲璋 邑侯

王者列爵封土幽明本屬無異其列乎明者郡則守焉州則牧焉
縣則令焉爵之尊卑不一其向明以出治則一也封乎幽者郡則
公馬州則侯焉縣則伯焉爵之尊卑亦不一其理幽之權無異也
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故曰吏以貞事以經人神算是陰陽相為
表裏而治民事神固皆有司之責也和邑

城隍神廟建在縣治之南相去百數十武其地居中以制四方也
其位向陽以端揆治也樂樓立於前以伸侑饗也寢宮居於後以

接神靈也他如門有防廊有廡齋有堂牲有所規模建治無不備具惜歷年以來風雨傾圮廟廡不治余於戊申冬下車伊始齋宿告虔喟然者久之爰去乃心力以虔誠求成厥功俾神有寧所民亦賴永綏之主捐俸首倡借闔邑士民次第修葺之覆正殿以堅瓦建以高甍傍塑六曹捍衛森列以及寢宮內廊之增益具備前人所未備工始於康熙十年秋月落成於康熙十一年冬月雖曰集衆力以襄厥事而堂宇壯觀制度肅靜較前丹鉛藻繪煥然鼎新足以安神靈而侑報祈自茲以往十日風五日雨禱豐稔之慶登善者福惡者禍期報施之不爽此又

威朝祀神佑民相為表裏之義為有司者宜實力奉行務令神道不奸民義不慝己耳先民有言曰柔和萬民億萬百神蓋此之謂矣

建和順縣雲龍書院記

國朝 唐 楊邑侯

蛟龍非池中物當其蟄伏存身必涵育於深壑巨川以蓄其飛騰
變化之勢及一朝噓氣成雲遂有以上蟠下際而無難書院者邑
人士之川壑也壑不深川不巨其蓄不大其伸不奇余癸丑秋蒞
任之初行釋奠

先師禮集諸生明倫堂寥寥數人耳詢諸廣文荆君曰此梁餘書
院肄業生也和邑苦磽瘠士幸博一衿輒投筆求謀生產之數
人固有有志者而寒儒缺薪米供師若弟咸借棲於茲堂之旁舍
嗟乎驚虛名而鮮實效是猶有慮及於涸澤也莫書院為我

堂上乘龍御宇雲漢作人自會城訖郡邑例得立書院拔學校之
 元者以陶冶而裁成之和順雖彈丸太行之麓漳水之濱屈有泥
 沙者不知凡幾豈盡常麟凡甲之品彙匹儔哉冬春來攸行宋儒
 學規課藝則隨其材質之高下一經昭示而從余遊者日益衆因
 度縣廡之東得義學舊趾擴十弓表廿八弓北建正堂五楹東西
 各號房五楹又南三楹為講堂前門三楹取西郭山名顏曰雲龍
 書院而講堂則額以立品讀書木石磚甃工匠不遽擾民捐置膏
 火田一百七十大畝有奇規模粗具此余力所能為者至擴充美
 備余協力不能為則姑緩之耳工閱月落成詔諸生曰書院規條

以宋朱程兩先生為標的余則拈以立品讀書夫立品所以端其
 立讀書所以儲其用上之能希賢次之不失為真通廣之能通達
 近之為應舉之文亦必能湛深經史不蹈一切庸庸俗怪之
 習諸生不見夫雲龍山乎崖谷萃薈源泉流為巨津每當堙結霧
 澁不崇朝而霖雨遍野意其中有神物焉襄所以蓄飛騰變化之
 聖人作而物覩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言有君子之德者
 宜來時利見也余於諸生拭目以俟為記

創建梁餘祠碑記

國朝 余光超 邑侯

記曰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君子報情復古不忘其所由生故周公封魯而溯其始則以為少皞之墟太公封齊而原其先則以為爽鳩之地古人舉不忘本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達也和順建邑始於北齊本晉大夫梁餘子養食邑故置縣初名梁餘越今一千二百餘年而大夫之祀此缺典也昔獻公命共太子伐東山臯落氏杜註以為赤狄別種今皋落即樂平邑界皋落之南大夫時食采於茲其部落形勢尤為洞悉故其言曰死而不孝不如逃之其料事明決與狐突等埒故獻公倚為東北保障持

世代綿遠又僻處荒區其開闢事蹟不少概見耳余承乏茲土凡學校城池壇祠悉為補葺尤有意於報本崇祀以期厚俗化民因卜地於書院之陽命工鳩材創建祠宇以補缺典且捐廉俸若干交商行息以備歲祀且酌其餘息以為士子公費卷資蓋欲士民仰沐神惠而飲水知源因而孝於親忠於君順於長舉而措之裕如也或曰有天地即有此土梁餘氏以前其可置而失之遺忘乎余曰不然子獨不聞夫射者乎貫蠹而車輪神之所凝也沒石而飲羽誠之所結也吾追吾知之所及不能追吾知之所不及孔子論知禘以為治國如示掌亦祭其祖之所自出倘惟玩惟忽設為子虛烏有之說不且祭近諂而祀即於淫哉問者唯唯而退因記其顛末使後世得有所考云

重修雲龍書院捐增膏火暨設立義學碑記

國朝張兆衡邑令

書院之制昉於宋盛於明張江陵嘗欲廢之而卒未能者誠以敬業樂群講肄誦習較學宮為倍親故其造就為最易也哉

國家治化覃敷無遠弗屆雍正年間

詔令天下省會設立書院費帑金巨萬其在州縣者則聽其自舉而當時明公碩儒類能宣揚德意提唱宗風百餘年來自通都大邑以至巖爾微區講惟經舍所在多興休哉文教之隆蓋振古未有也和邑為古梁餘地河山毓秀代不乏人有明成化間王氏父子

以文章風節顯兩京當代推為士林冠冕其他制行卓異者不可勝紀繼至今而人文之構渺焉寡聞豈造物生材果間世而一出歟抑董率未得其人而培植之無其資耶歲癸己余出守斯土下車之日見署東有書院一區茂草是鞠闌無居人詢之紳士稱舊制為杜學自淮南唐公始創建書院今幾經廢興矣余聞而惜之明年春集郡人士議所以復興者衆皆踴躍樂輸用裏厥舉旬餘捐得制錢四千貫有奇遂鳩工庀材營建厦宇越五月而工落成計所餘資并前存捐項共足錢四千貫發商生息以為修脯膏火之需復購存經史若干卷俾資觀覽以廣見聞傳曰既得其養乃

施其教茲爾多士庶不至廢卷而嘆歎在昔文公治蜀他務未遑兢兢以敬教勸學為急當時課績為天下最余嘗讀史至此竊嘆巴蜀僻處荒夷積陋相沿文景而後英傑聿興如玉褒司馬相如之徒卓然以文學傳及其季也而王商任安董扶張喬尹默杜微譙周翬猶各以經術文章顯揚當劍閣以南為兩漢人材之藪揆厥所由寔文翁有以啟之也余不敢謂此舉之欲希踪乎古人然奉天子命為此邦吏宜體聖朝作人之化為

國家育人材培元氣亦守土者之責也又况前人成績未沒而

陸而行之之易為力哉抑又聞之學校為風化之本蒙養格作聖之基和邑地瘠民貧譬此之子率多游閑豈無美材或因東脯無力汨沒於販夫牧子而卒至一丁不識為可慨已余於書院外復設立義學延請塾師專訓童蒙俾貧寒之家得以執經從學他日人文蔚起以有造而進有德由小成而躋大成師師濟濟相觀而化是則余之厚望也夫謹記

重修麻衣山寺碑記

國朝 張兆衡 邑令

邑城之東北隅有麻衣山層巒聳翠蒼松蔚然俗傳為麻衣道人修練之所因名且祠焉宋太祖伐東漢駐蹕於此聞道人名訪之故山之巔猶存太祖繪像事雖無考以時代接之或亦有然也道光癸巳余奉

天子命出守此邦明年都人士因屋宇頽圯重葺治之既落成請序於余以誌其概余惟

國家祀典之設原有常制山川社稷壇壝而外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凡有功於民者悉崇明禋隆報享典禮之垂燦

然明備吾不知道人之功與德其及於世為何如而史闕無徵所傳惟相法一書而已其仙與不仙固無論也然余嘗歷觀籍典參以轍迹所歷有如關西之祠希夷江淮之祠子晉河洛之祠魏元芝幽薊之祠長春子尚已其在晉則姑射仙洞汾水神祠倍北丹府之類尤彰彰在人耳目間此外穿鑿附會矯飾悠謬詭倣不經者不可勝紀好事者述其異而文人學士復從而表揚之至於援引仙錄摭拾靈蹟勒之貞珉傳為盛事而亦為王章之所不禁俗情好尚無足怪也於道人乎何異且余重有疑焉五代干戈之際戎馬倥傯日相尋仇厯八姓十三君類皆武夫豎子屈僮恣橫前後五十餘年不聞有畸人傑士一出其間拯時救弊熄殘暴之焰濟生民於阡危豈天之受才不生於亂世歟抑有其人焉遭逢離亂自以匿跡緇光退處深山大澤間托之黃冠緇衣終老其身而不肯卒投禍患枉所抱負則如智拊慧定輩間亦有足稱者道人或即其流歟惜乎姓氏不傳踪跡隱秘亦僅與葛衣藤杖諸公同歸湮沒而已要其所著相書猶以術數之學傳示後世亦一班之可見而不謂無功於人也傳曰既有其人祀之可也遂援筆而為之序

勸立婚書告示

黃玉衡邑令

為通飭設立訂婚婚書以端禮俗以杜訟源事照得夫婦人倫之本二姓合好婚禮斯成始之以媒妁通言繼之以婚書禮聘既聘之後海誓山盟禮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也和邑土俗男女婚姻每有不用婚書但憑媒妁為準者不知媒果端方正人自無異說設遇射利奸徒始焉彼此作合或值女戶不允男戶圖娶遂藉此居奇唆聳控告據稱憑媒有約而媒遂挺身作證女戶有口難分更有一等無恥女戶只圖財禮一女而許兩姓混爭年月無憑本縣蒞任以來控告紛紛殊堪痛恨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合

邑軍民人等知悉嗣後男女婚姻從本年四月十五日本縣出示為始如媒妁說合果兩相情愿即聽男家選擇訂期用婚書二封上寫男女年庚男庚居右男家親寫女庚居左女家親寫後書年月及媒人姓名兩家各執一封為據名曰訂親永無反悔設有不憑婚書只據媒人一面之辭顛倒是非混行控告者除不準外定提控告之人并原媒先行重究決不寬貸至若本縣未行出示之前所有兩家已經憑媒許諾者自應仍從其舊倘或藉稱本縣新立式樣遂將從前許過之親未用庚書希圖反悔捏情控告一經審寔亦定將賴婚之家按律治罪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邑侯李公德政碑

國朝 曹文炳 邑人

太行一帶多疲邑獨和順為最官斯地者成民致主益難兼之故
縣志書載名宦自金元至明代屈指纔十人德政碑惟大定中馬
公克禮有之若此者皆所稱慈牧猶良如望父母者也何以四五
百年不數數見也惟我

皇清定鼎履畝減稅清問民間承乏茲土已六七天尹矣申除驛
苦則有栢鄉常公請蠲荒糧則有登封劉公此雖善政一端至今
士民思慕不置也戊戌歲李公來守和觀茲百孔千瘡諸務廢紛
思與維新焉雖然宰官救時為民起見者何人無之特惠寡於成

效耳己亥七月大風傷未公具牒虔禱於城隍廟其風立息今有榜記於廟中縣之災被連十餘年矣自公下車歲漸登稔庚子之秋又臻履豐語云和氣致祥謂非有以迓之不可前此甲午霖雨實凝門崩當事者因陋就簡而公聲色不動閭左不煩百雉屹如晏如也學校頌頡頏為草茂自繼元季公後無有補葺而嗣其美者公力為創興科名因之崛起其詳俱勒孔廟諸碑且也詐民財者勁攝也浚民膏者贖鍰也公則裁巡路革紙殼使二鄉之民胥不譁門人不夜吠雖此特自啼泣而誦者矣謹思云乎哉甚可幸者和邑大害在柏井一驛自常公申除之後旋為樂平振告照常走馬公麗赤千言為民請命協銀不協馬已奉

諭旨民以甦生若夫催科不忍鞭扑大著仁慈勅法先鋤強暴衆服嚴明日用惟具蔬粟寔見清操夫且陳新相易賑之絕因以便積儲也養老尊賢故有德因以寓激勸也皆所謂為民起見而有其成效者也今以三年奏最擢山東濟寧州守將奪公去噫前公而去者有其人矣後公而來者亦有其人矣夫定迄順治上下四五百年特立此德政兩碑前此者可思後此者尤可勸也勒此公門為峴山片石不亦宜乎公諱順昌字燮五直隸保定府新安縣人丙戌科舉人並記之

平定吉郡記

楊曉昀

咸豐三年正月粵西賊匪攻陷武昌順流破安慶竄踞金陵五月十八日分股來撲豫章西江郡縣處處戒嚴而吉安為尤要以人物殷富定必為所垂涎且長江一綫揚帆可直達也太守王公琴仙怒焉憂之與余謀戰守策先募壯勇千數百人分隸各署日勤訓練以濟兵力之所不足敵篋舊藏兵書數卷因詳加檢閱凡擊刺之具捍禦之物苟價廉工省力所能為者無不購備以須而又念城內無百金之家一閔之市凡百財物曩皆取給於外脫有不虞涸可立待乃儲米千二百石錢萬餘千油益雜物緝是嗣省圍

日久食用漸乏檄令外郡協濟余曰是烏可常藉資於外以守孰
與藉資於外以戰昔宸濠叛王文成公聞變次吉安率知府伍文
定等討平之此往事可師也今瑞表臨吉南贛六府俱居省上游
府各出壯丁千六七百人計可得萬人統以員弁配以輜重合夫
役廝養需船千餘隻若同時舉義蔽江而下小醜不足滅也太守
壯余言而難於發端自餘處瑞州以信來所見同太守忻然許諾遂
致書各府約會師期余欽議定後勅太守義不能緩即於六月十
六日建旆先行至臨江樟鎮以待各府訖無應者二十一日泰和
土寇突起襲據縣城贛道周觀察率衆往勦失利而往太守得信

返旆移師赴泰韓泰府忠勇過人五月間滅寇於龍邑寔嘉穎之
竟積勞成疾既下船病不能行乃以永新林把總泰和楊把總吉
水黃把總分將其兵為先鋒泰和郭大令帥府縣勇為中軍候補
泰府經泰縣丞帥保衛勇為左右翼秀洲麻巡檢帥四廳勇為後
隊余經歷為叅謀軍於距泰十里之倉背嶺賊衆乘夜來劫兵勇
潰散爭舟渡水溺死者以十數募友葉梅棠與馬乃退保府城七
月十二日賊陷萬安又分擾龍泉龍泉有備未獲遂志二十一日
清晨來攻吉安捕廳章少尹同探差來告曰賊船數十隻已下陳岡
山將至矣先日余已將東北二門封閉急命閉西南三門並傳知

在城文武余即由南煥文門登城見天氣清爽江澄如鍊綠陰樹
靜白鷺時飛絕非荒亂景象惟遠望船多掛帆移泊東岸似覺有
異遂緩步而南將近寇聚門從人曰果來矣撫雉堞視之頭裹紅巾
手搖白扇宛如劇戲城下未得出門者積有三四十人聞然奔逃
余喝曰無畏成回來衆遽止漸有上城者來觀者時守門兵僅七
八人在即命開銃惶惧火未發速命開炮斃一人又謂之復斃二
人一賊以扇遮面疾趨作飛狀入門闔推所置竹拱下之傷其腰
兩手據地臂腿蹉跎而去衆遂莫敢當橋立後兵勇漸集官亦繼
至賊更無能為矣余乃周巡各門嚴行戒備午後見賊已懈選當

戰四百人開門突出來其不意小有斬獲以挫其鋒次日續來益
衆仍攻寇聚及西門以二百餘人繞路城西攻北門北門空虛余
聞信沿途號召兵勇急往防守磚石交下賊不得近有悍賊奮勇
向前銃發應聲而倒相繼死傷者又數人賊勢不敵仍竄南城其
後或晝或夜或明攻或暗襲或執竹排來或荷木梯至或衣紅作法
或披髮誦咒出沒隱見施無一效具不足言惟焚擔店舖搬運漕
米結權省賊其肆行荼毒將何所底參將已故兵權歸岳守備屢
高出隊堅執不肯太守憤甚二十六日集在事僚屬於煥文門樓
請於岳守備曰今必出戰不敢藉重君行但衝鋒須得銃炮一隊

顧發兵百名我率壯勇五百往生守待困非良策也許之乃遣劉
外委帶兵列前太守命余居守自與泰和郭令吉水楊令謝照磨
章典史率壯勇繼之一路搜勦無與敵者殺至火府廟賊自在馬
閉門自固窮蹙無計良久逸出衆遽驚散祇留太守暨謝照磨與
一家丁一僕皆遇害嗚呼賊已成釜底游魂且無論砲轟火燬可
聚而緘也亦無論刀矛夾門而有出即殺莫能漏網也何使教陣以
待兵不必施銃勇不必奮擊屹立不動吾知賊將逃命之不暇豈
敢與戰乃以五六百之衆圍三五十之賊紅巾一出紛然奔潰竟
使忠義之氣不得伸反見害於公麼之寇一局勝算掃地以盡悲

夫余聞信悲憤交集欲率衆再往無如新潰之師難遽振且人心
惶惧綏靖為先仍命登陴慎守徹夜巡視撫輯鎮之以靜賊見聲息
如常莫測所以驚疑未動郡城形勢東南一帶瀕臨大江無可窺
伺最要惟北門地既僻遠其外曾祠樓窗正對城樓大器可以平
施前因毀之重勞視賊且非能者故未撤去不料其見竟及此遂
狡馬思逞二十八日偽攻西南牽制我師悉衆徑攻北門聲言午
時破城各路把守欲作血洗計城內洶洶面如土色余躍馬馳往
伏剌城上賊蜂屯蟻聚金鼓亂鳴銃砲擊處屋瓦皆震一壯勇在
余身旁中砲立斃有二兵擲大城下反受重傷衆稍却余令曰

有敢退者其試吾劍自辰及申抵禦五時賊忽肩輿群擁而退乃
鎚勇下城焚其祠召守者問之言賊造飯設飲更番食息意在必
克天奪其魄銃忽炸裂及城上大炮轟入自傷並被官兵擊斃者
樓內共五人皆賊正副頭目樓下傷斃不知其數賊衆始懼敵臺
距雷公橋一里餘砲又傷其偽元帥一名賊衆益懼俄見江面數十
船來疑係救兵倉皇解去是夜逸竄歸恭和二十九日戌刻賴鎮
阿總戎統兵自省至駐紮城內八月初二日出城安民且耀軍容
而賊匪無一留者因勸令進兵不從余曰公之此來為勦賊非助
吾安守城也不速往如燎原何終以偵探未確辭初六日賊復脅至

力請出隊謝曰吾不肯蹈汝政府之覆轍也姑少安毋躁次日又
言仍不許余曰賊去猶將往勦今賊來而反避之其何以對士庶
越日乃令馬都閫率衆出由古東山街一行即鳴金退賊聞而追
之始勒馬回戰斬殺十餘輩入自北門獻捷賞賚有差賊夜遁初
九日又出隊至高峰坡未見賊而還時賊黨蕭殿柳聚衆焚固江巡
司署剽掠澧田劉姓環圍村疇無不危懼黃少司寇奉諱里居初
十日來見鎮台請以興師毋令鴛鴦且滅此亦以剪秦賊之翼也
鎮台不可謂此地方官事非所與知無已即撤守城兵勇往捕馬
可司寇出憲形於色余曰無足慮楚南江中丞夏廉訪遣其拔江

省之師來援吉安已過峽江約計明日可到若得公言分一隊往必可擒也十一日午後城上望見旆幟連檣而上謀報曰楚湘勇來三隊隊各四百人其藍旆乃管領楚勇劉分府之麾也其紅幟乃管領湘勇羅教諭李把總之麾也可往逐之余查驗得寔司寇即登舟謁見許與分隊羅劉二君言於鎮台不獲命至縣相商余曰君等非所節制亦豈能阻十二日余具舟於江劉君帥楚勇李君帥湘勇各一隊先鎮台以所部兵六百從擇吉水楊令幫郭令辦糧臺由水路赴泰和羅君帥湘勇一隊副以孟從九為執訊官由陸路至固江賊首蕭殿擲已率眾擾安福乃擒其父與其姪

斬之遂跟踪往比至賊焚官署緹武弁經廬安二邑紳民共伸義憤於午前馳至縣城勦戮殆盡蕭賊業已授首滿城商民驚怖之餘喜天上下將軍也軍壺相迎未食頃泰賊二千餘抄山經過永陽焚搶司衙遠迤百餘里徑入安福南門湘勇躍出呼聲動天地銳氣撼雷霆刀兵接處無不以一抵百夕陽西沉遂漸潰散夜又嘯聚而來及晨光已熾又來見勢不能支乃逃奔復歸泰和有窺入永新者北門一戰逼其凶竅因窺蓮花廳擄掠而去入湖南境劉李二君至泰和用雲梯攻城先登者刺而顛其次又顛其次連受數創聳身直上奪其大砲擲城下左右衝突賊皆辟易衆勇接

踵而登奪門盡入圍賊首於澄江書院院四壁峭立發火球火箭
焚其堂有二翼破大門衝火入各斬首二級懸腰間手握寶銀數
杖出壁上觀者莫不驚絕遂立營城中二十日周觀察亦克復萬
安以師來會詰朝從興國一路索捕餘匪而還阿總戎留兵二百
亦由水路歸鎮楚湘勇又分往朗川等洞清其窟穴二十八日凱
旋至郡余與寅僚以鼓吹酒果迎勞於碼頭請留五日為勸酒化
鄉土匪既允諾矣夜接江中丞檄調進省垣窺去賊早遣使辭即
開船行余急往江干同章少尹追至白塔灣乃返棹以李把總一
隊往遣秦縣丞帶勇三十名為嚮導從孝廉羅文江之請也先是

賊目劉得添雷公揚砲傷後逃匿該鄉孝廉糾合團壯勇擒之並
搜獲偽大元帥印斬於富田司而厥上殿富匪徒盡起劫掠鄉村
恐緩則滋蔓難圖兩次來請兵故乘楚勇聲威正壯一舉平之九
月初四日振旅還設宴縣堂以豬羊潤麵犒師白鷺洲次日為劉
君祖道赴省城亦餞李君往安福與羅君合永新蓮花廳本兵勇
單弱被擾後時聞風鶴之驚屢來告難因轉致羅君安成無事可
向彼一行乃整隊而前各有新獲軍威所到民心始定二十三日
仍由安福回郡迎勞於魁聚橋之南凡設宴犒師俱如恭和凱旋
儀又茶陵州林笑如者堪輿家也與黃少司寇有舊自言兄弟皆

拳勇鄰村村武多出門下若慕壯勇咄咄可得數百人司寇信之
為書囑余專可往召來三百名乃沿途零星雇覓半是吉屬新龍
泉人因勉留之作一隊彌縫補闕師亦共家之所不可少也時賊
匪由蓮花廳竄入湖南者復自永新回焚上坪司過天河白堡入
泰和西界其逼近處為廬陵東西坑關山棚亦有匿匪令范外委
帶兵同永陽黃巡檢即率此隊茶陵勇搜之並於縣界扼要防禦
賊再擾泰和兵勇疲於奔命遣使復來請師十月初六日羅君以
屢勝之勇一半休息帥一半前往尾賊所至沿途追勦死亡過半
直至興國縣界興國鄉民復邀而殺之僅留殘傷一二十人向雲

都去不能成聚矣十七日還師聞省圍久解二十一日由袁州回楚
茶陵勇分一百守蓮花廳餘亦散去惟留練勇重加淘汰以整軍
寔並嚴行申警凡諸逆黨令各團悉數擒擒門闔津梁密為指察
奸宄無從滲入吉郡悉平

是役也寔吉郡數百年未有之奇變今承之此土疆域之寄責任
在余敢有不慎自圍城後料軍需嚴守備晝夜芑皇衣不解帶者
幾二十日幸得保全無害此皆仰賴諸君子同心贊助寔任事
之力痛定思痛未之能忘其時守寇聚門者經歷余焯按知事黃
曾慰候補縣丞張成鈞武營為外委劉坤守西門者縣丞呂承思

候補從九孟奎英許慶豐武營為千總謝明亮守西城中腰者永
新營把總林鳳光守北門者候補縣丞秦振元從九徐椿歐貫武
營為守備岳殿卿守東門者吉水知縣楊昇泰和知縣郭椿齡永
甯典史熊鴻元候補府經歷秦夔從九王秉鈴武營為外委劉效鵬
守南換文門者秀洲巡檢麻春朝衛千總姚文淦武營為外委范
應龍分府王別駕原守換文門府憲歿印儲縣庫者七日衆議以
缺不可久懸乃稟請兼護府事典史章德懋守魁聚門兼稽查街
道余統巡全城又兼守北門至於給發餉措預備夫船並戢守需
用一切支應局為最重余與經糧捕廳為局員請府友趙雨辰章

行之縣友王懋齊朱雪樵專司其事俱能籌畫精詳不辭勞瘁毋
濫毋缺極臻妥善因備書之以告來者其他各縣克復防守皆有
出力人員余未周知茲不具錄

論楚相勇功

楊曉昉

逆賊郭惠隆者一賣卜流匪也以左道惑人泰和不逞之徒翕然從之相約倡亂襲踞縣城贛南道周觀察吉安府王太守先後往勦俱失利返賊勢遂益猖獗陷萬安擾龍泉攻興國境且來撲吉郡具黨蕭殿柳亦乘機起事焚固江巡司署沿途搶掠直破安福縣城幸盧安二邑紳民同舉義旗追而滅之而郭賊尚不知也遣二千餘衆繼至適楚湘義勇來援吉安乃請羅教諭帥湘勇一隊往先賊至數刻禦之於南門自酉及卯三戰皆捷賊始遁竄羅君代之修城代之鍊勇月餘而安福定劉升府率楚勇李把總率湘勇

各一隊亦偕賴鎮赴泰和賊嬰城拒戰劉君令以雲梯攻勇不避矢石冒死競登奪門而入遂拔其城匪黨潰散搜捕十日殺戮者以千計周觀察克復萬安以師來會更請楚湘勇往東沔朗川等洞清其勦穴由是而泰和亦定議者曰楚湘勇之功偉矣楚湘勇不來則泰和必不可復安福雖克賊繼至亦必復失是楚湘勇大有造於安泰二邑也二邑即家祀而戶祝之誰曰不宜嗚呼是說也乃止就事言事尚未綜全局而計之也夫鄒蕙隆之襲踞泰和分擾鄰境也正粵匪攻撲省城之日方是時省城被圍幾閱兩月矣賊作木城穿地道大攻水戰業已窮其伎倆省城之必不可破想

已知之稔矣其所以相持而不肯舍者猶冀得志於外府也故乘秋水方盛搶劫豈城擾亂瑞州豈不欲揚帆直上哉以賴為西江重鎮吉乃豫章屏翰必多勁旅倘進不能遂恐省兵得以議其後而有所不敵也向非湘勇而安福失匪徒奸黨不旬日嘯聚益衆毗連之新寧連廳捍禦無藉烏能自保非楚湘勇而泰和不復則賊勢日大民氣日餒逞其封豕長蛇龍泉興國雖振於前未必能不墮於後亂氛四起數澤皆警彼賴師之下萬安者濟與不濟將不可知吉郡即賴鎮相助可固守而外縣之東崩西陷勢皆鞭長莫及誰與為援上游既蠢然騷動其聲息必與省賊相通而謂有賊

之拔馬思逞猶不乘釁而動縱橫恣肆也必不然矣江省之禍殆
有不堪思議者審是則楚相勇之功在安泰二邑也豈僅在安泰
二邑哉莫吉郡之幸亦江省之幸也觀於吉安平而省圍解其明
微矣吾故曰以安泰二邑議楚相勇之功乃止就事言事尚未綜
全局而計之也

照廳謝公從祀贊

楊曉昉

嗚乎兩耕當死死矣胡為乎使我鬱鬱而不勝情敬拜几筵述君
忠貞何物么麼乃敢弄兵陷我數縣攻我郡城若之憤烈激不能
平白於上縣願請長纓憲曰壯哉與子偕行即日整旅伐鼓敲鉦
沿連勦戮街巷尸橫至火府廟為賊主營非虎負隅衆莫敢櫻墓
地哭出一軍皆驚兵勇潰散贖止零丁君有肝胆義重命輕長官
遇害我何獨生仗劍罵賊死且亦榮當是時也天地慘淡日月失
明人鬼飲泣風雨悽鳴而君則血漬泉壤神遊玉京方將馭香雲
軒建翠岬旌螺山鷺水默相編氓今已肅遺像薦葦盛固不待光

昭史冊而已垂千古之令名嗚乎雨耕

蕭二丁從祀贊

衆若肯死爾亦必不至死爾不肯死衆豈相強以死惟衆不肯似爾之死爾死由衆之不死而死爾又不肯似衆之不死衆誰援爾之死於不死雖然死則死矣匆匆數年數十年必有悔當日之不死而亦死而羨爾之死而不死余嘉爾之義余更不能無遺恨云

平定言郡謝功說

國朝張晴皋

無功者冒功有功者爭功有功而不矜己之功但論人之功且推極焉以表人之功而已若無功此其人必能有衆人所不能有之功而功固無乎不有春野揚夫子以名進士宰廬陵處處當清事罷考時鄉村間蠢蠢然將動而為變公下車徇諭百姓以大義不絕一弦折一矢而民定識者已卜為儒將才咸豐三年夏五月粵匪寇豫章吉郡商民預謀所以餽賊者公聞之厲色宣言於衆曰有敢餽賊者以從賊論謀遂梟於是運米千餘石錢萬餘貫油鹽雜物稱是軍裝火藥器械悉具焉蓋為粵匪備也無何六月二十

一日泰和土匪起賴道吉守桂勒俱失利踰月寇郡城王太守死
之韓參戎以病先亡當是時一郡事權操縱惟公成敗惟公一郡
生靈安危惟公生死惟公夫兵家之最急者餉城中文武官弁數
十八營兵數百人楚湘之勇數千人向所儲之錢米油鹽諸物益
三五日用之而已空如也公請餉藩庫藩庫不能給推之賴庫以
為考乘解銀四萬餘道阻不能通存賴庫賴庫則用以給賴兵而
不能給吉事急莫可若何或曰是年也固師旅飢饉之年也自夏
四月初不雨至於五月杪始雨雨則決兩晨遍地汪洋未稍成是
者皆作抽孫天寶為之謂之何哉而不知是正天之默以庇我吉

郡也公因雨暘愆期請緩徵舊所收漕米未輸運船者以三分之
二變價通融焉以濟軍餉蓋有不畏上官之泰革而必欲拯民於
水火者公也夫人家一日不食妻孥有相詬誶者矣人身一日不
食手足有若痿痺者矣以三四千之兵勇日事奪擊衝突而復嚴
以刁斗不絕聲設餉不繼或且縋城暗潰賊將誘以為瓜牙或借
以傾虛窳即不然而逃亡回籍棄戈矛而仍事耰鋤郡城其何以
保而外縣之既失者又奚從而復故夫湘勇由吉而固江而安福
而蓮廳軍餉於廬署乎資楚湘勇由吉而泰和而興國而東沔朗
川等洞軍餉於廬署乎資藉非公滿腹經綸調度多方俾九旬軍

餉源源不絕而謂楚湘勇能長驅遠搗義旗所指無不摧枯拉朽也難矣雖然廬署之軍餉艱矣哉公項罄矣傾諸私私積罄矣復貸諸旁郡所義存之公至今猶請在上之公償在下之公而曲為彌縫公之謀事有始有終也如是以是論功功固當誰屬者公所撰一記一論詳載僚屬幕友功於楚湘勇之功則推極言之然而籌辦軍餉公之仲郎君郁齊興有功焉公不自功而烏肯為其子功余以門下生館公署中知其事之詳故為之說以俟當道者衡焉

揚春野夫子合家殉難記

張楷鳳

記者紀寔也不知其事之寔則寔何以紀然則必紀其所言而始可信其所行也春野夫子卒廬陵咸豐三年夏七月鄒恩濬聚匪萬餘人由泰和攻吉安王太守本梧遇害公率僚屬保城池事完後廬陵士民寔賴之頌以頌曰仁德勇功聯曰父母遺愛公侯干城公顧之無喜色一日與鳳語曰予今年恨不死恐難再得其死所也人誰不死死於疾以此身歸父母此居家者也死於敵愾禦侮以此身歸君上此居官者之責也且予年六十有四矣何不可死之有王太守死而予即當死但予能守而賊不能攻攻而破予

則死賊攻而不破予保全城以安堵而又何死為雖然此特小醜耳設有太賊至予當與決一死勝則取其渠魁而殲之不勝則予雖肝腦塗地乃真得死所也再踰年乙卯賊陷楚南之茶陵與蓮廳庇連公夜半聚家人與語先呼三子而謂之三子鳳所同學友也曰賊若至汝將何如對曰兒知大人之志決矣父生則子生父死則子死若使棄父而逃偷生以避死兒不為也公笑曰汝從先生學六年予以為但知帖括體耳乃能識大義若是吾無憾矣汝二兄學較深且從予宰東明至此予不問而知其志也旋顧二姐曰賊若圍城久之食吾將殺汝二人以食軍士張睢陽之往事可師也

爾顧否二姐嘿然已而又曰爾等知此地文信國公乎人苟且以生於世生亦死也若如文信國公之成仁取義俎豆千秋死亦生也予每祭其祠益不勝嚮慕焉魏股州刺史崔楷聞家之官表乞兵糧不得葛榮逼城久或勸減弱小以避之遣一幼子夜出既而悔之追還遂盡死雖然亦矯矣吾有孫在家可奉先人後吾父子三人死於此縱使屍骸暴露塚山鷲水皆吾三人棲靈地不惧也不憂也及賊報漸警公捐廉練勇五百人號和順軍從所產邑名也十一月二十一日賊至吉安近十餘萬人鳳光以事歸家時適未裝往至中途阻截不能通乃返聞公守城時賊屢掘地洞以指載硝

公諱曉，號春野，山西和順人。由乙酉選拔，中辛卯舉人，壬辰進士。陞湖北興國州知州，留宰廬陵。長子名翰藻，號西園，夫妻皆先卒。廬陵署次子名文藻，號郁齋，廬貢生，娶郭氏，生一子在籍，三子名搞藻，號續齋，年十七未娶妻。

公諱曉，號春野，山西和順人。由乙酉選拔，中辛卯舉人，壬辰進士。陞湖北興國州知州，留宰廬陵。長子名翰藻，號西園，夫妻皆先卒。廬陵署次子名文藻，號郁齋，廬貢生，娶郭氏，生一子在籍，三子名搞藻，號續齋，年十七未娶妻。

公諱曉，號春野，山西和順人。由乙酉選拔，中辛卯舉人，壬辰進士。陞湖北興國州知州，留宰廬陵。長子名翰藻，號西園，夫妻皆先卒。廬陵署次子名文藻，號郁齋，廬貢生，娶郭氏，生一子在籍，三子名搞藻，號續齋，年十七未娶妻。

知府銜湖北興國州留守廬陵縣楊曉昫傳

王家坊

公楊姓曉昫名霽卿其字也世為和順縣儀城里人曾祖俊祖國
秀世業農父旺枝國學生公生有至性慷慨尚氣節幼讀書經史
帖括外喜孫吳論略稍長益攻苦力學道光乙酉登拔萃科宗師
奇其才延入幕每談當世務論古今成敗得失能究厥本原師嘆
曰楊生氣節非常他日當以忠義顯辛卯登賢書壬辰成進士謁
銓部以親老乞近地授直隸東明縣知縣甫下車問民間疾苦陋
俗有所謂填宅錢車票錢者為民累立革除之闔境歡呼旋以憂

去服闋授江西永豐縣治如東明癸卯得卓異引

見行之日父老舉棗獻衣鏡一瓶水一曰明府鏡面冰心計無可
贈者敢藉此表盛德比回任父老喜相告迎於境城為之空聲聞
逖通達大府鄰封有疑難事輒委公無不迎刃而解庚戌廬陵因
漕激變已調兵勦辦矣既慮禍不測檄公往攝篆至則留兵駐城
外而親自遍歷鄉村曉以大義不自日去堵如故民不知兵遂補
廬陵成豐二年夏粵匪撲豫章分募壯勇備器械儲糗糧以備不
虞嗣省園日久檄外郡協濟吉守王本格邀公計議憂形於色公
曰藉資於外以守孰若藉資於外以戰瑞哀臨吉南贛六郡居上

游郡各出壯丁千六七百名計可敵萬人若同時舉義蔽江而下
賊可滅也郡守壯其言會廬瑞州函來見畧同太守欣然許諾致
書各郡約師期並欲先出師為倡公曰凡舉大事須議定而後動
且欲靖外患必先清內憂盍俟各郡有成約再往何如弗聽即於
六月十六日率師往臨樟鎮以待至期訖無應者而泰和土寇鄒
蕙蔭突起郡守聞警移師赴泰軍於距泰十里之倉背嶺失利退
保郡城賊陷萬安擾龍泉順流而下二十一日黎明撲吉安公大
呼登城開砲連斃三人一賊以扇遮面作飛狀推竹拱下之傷其
腰賊卻退日晡伺賊稍懈選敢戰士四百開門突擊挫其鋒翌日

賊來益衆公親自督戰賊由西北竄南門晝夜攻擊賊終不得逞
乃探劫關外錢未結粵匪歡韓參將宿將也五月間滅龍泉寇積
勞病故岳守備攝兵權無擊賊意守謂之曰今必出戰無須借重
君行但得銃礮手一隊步兵百名某率壯勇往許之乃委公居守
而整軍以出搜殺至大府廟賊目閉門自守兵勇輕敵少不為備
俄見紅巾闖然出衆警潰郡守與謝照磨死之二僕蕭姓徐姓從
馬衆間信股慄公鎮之以靜賊不敢逼吉郡形勢東南濱大江易
守北門地僻遠而城外有曾公祠樓與城樓對峙火器可平施公
患之潛移重兵以守二十八日賊果偽攻西南牽掣我師悉擇賊

徑攻北門金鼓震天烽屯蟻聚一勇侍公旁中砲立斃一兵受火
器傷顛衆洶懼公厲聲曰敢有退者盡吾劍人人奮勇抵禦砲傷
其頭目五人偽元帥一人矢石擊斃者無算賊退竄泰和當是時
賊黨蕭擲擄掠固江澧田等處都憲蔭則分股擾永陽安福其他
朗川等洞素為賊藪郡圍雖解風鶴四起適鎮鎮某總戎統兵來
援公請追勦總戎安扎城中與岳守備如驂之靳賊復營至公悉
力堵擊賊聞劉司馬長佑羅廣文澤南率楚湘勇赴援夜遁公歷
情以告於劉羅轉商諸總戎瞠目直視噤不能出聲劉與羅忿然
起自率所步出某始出兵綴其後湘軍至固江蕭賊先期竄安福

擒其父斬之追及蕭賊梟其首鄒惠隆不知也分賊二十餘抄出
山徑過永陽趨安福助逆入南門相勇躍出呼聲動天三戰皆捷
賊奔泰和則劉司馬軍臨城下矣熾之鄒嬰城拒守劉司馬豎雲
梯率勇冒死繞登鄒惠隆授首餘黨悉平秋七月晦日凱旋奉江
中丞檄調次日即返舟某總戎亦歸鎮公餽運昂糧補輯鎧伏不
絕於道舟車犒勞之費必盡必恪改得人歡心以助滅巨共由是
論戰叙功僉曰公第一署府事崔君以花翎同知銜請奏保允之
公置若罔聞惟申敬軍寔如臨大敵或謂之曰轉危為安喜可知
矣乃終日戚戚將毋當喜而憂乎公蹙然曰郡守死節吾輩生存

何忍言功且子亦知事勢乎賴為西江重鎮吾為豫章屏藩若逆
一日不滅吾安一日不得高卧也聞者愧服是年秋滿陞興國州
知州中丞為圍計奏留江省補用又明年乙卯秋八月粵逆擾
楚南之荅陵州公謀駐軍蓮花廳以扼其咽喉郡守陳計猶豫未
幾蓮花廳破遣白參將往禦之交綏而退公又謀以一軍駐馬龍塔
防泰和路一軍駐真君山防袁州路皆不果用而賊已乘勢破安
福又遣白參將堵勦兵潰賊遂入萍鄉萬載連破袁州臨江公見
謀議不合兵勇過單賊勢猖獗乃捐廉募新勇五百日夜訓練號
和順軍從公所產名也其他積儲蒐輯一如庚戌守城法因賊率

用地雷轟城今於西城開濠引水以阻其道邑巨紳拘青島家言
持不可公知其事不可為猶冀萬一得當議請戰船邀擊於江中
巨紳欣然代為請及戰船至則攜其族竊駛以行從此戰船不復
至既而賊氛漸逼公顧謂其子曰賊至城必破我必死汝意云何
對曰願生死相從公笑曰吾謂汝第知帖括耳亦晚大義如是耶
冬十一月二十一日粵賊來攻東逾十萬兵民皆倉皇失措公曰
守者長久之計今寇衆我寡利速戰親率銳卒出戰大捷相持旬
餘無隙可乘賊潛施地雷轟西門月城墮三板公指揮兵勇禦以
銃礮立時堵築乃於城牆內開溝灌水以防地雷賊果掘地洞矣

硝桶拊中以轟城四五舉不能發十二月十四日夜出戰初接仗
小有斬獲乘勝直追遇伏受炮傷兵勇擁公還孝康羅子璘被害
自合圍後公以蠟丸遺健卒突圍求救於會垣者數輩郡守陳詞
尤慘烈至是不聞以鏃矢相遺勇愈單糧愈竭至羅掘鼠雀以充
食最後薪燭盡夜則暗坐以守公雖砲傷猶日登城安衆心願士
卒疲敝不任戰然公攘臂一呼莫不髮衝背裂誓不與賊俱生賊亦
莫測公所為將圖再舉明年偽翼王石達開粹至勢張甚天大雨
雪兵勇僵卧不能起石逆別開地道用卍字式安地雷轟西城城
陷公持大刀馳至十字街巷戰刃數賊賊羣聚攢刺力竭死之二子

文藻擗藻殉馬妾杜姬自焚死黎姬投樓下死復蕪以灰自汚其面輾轉流連阨鄉僻民舍同城文武三十餘員殘卒遺民千餘人感公忠烈同死義鮮有降賊以求生者時丙辰正月二十五日也先蒙奏請加知府銜事聞奉
上諭照知府例議卹並准部咨照都司例給予卹銀三百五十兩給雲騎尉世職襲次完時世襲恩騎尉固替有孫一廷楨邑增廣生文藻出承襲世職咸豐九年公季弟晚塘徒步數千里往覓屍骸未獲訪黎姬於民間以歸旋卒同治六年斂衣冠葬公於和順縣城東之多祿坡而以黎姬祔

贊曰楊公宰廬陵以羸卒千餘禦強寇十萬餘衆始則力保危城繼則與城俱亡其氣節之盛雖顏常山張睢陽何以過焉夫人自束髮受書誰不知取義成仁之說一旦臨大難志餒氣衰甚有位通顯而甘心降賊者抑又何也嗚乎士窮見節義非平時氣節挺挺百折不回而欲矯屬於崇朝難矣予嘗于役梁榆習聞公死難事輒歎歔憑弔不能自己會魯君瑤仙以志乘屬為勘核乃訪其家得宰廬寔記并行狀因序次之語曰太上達節次守節次不失節夫達節非聖人不能也士君子立身行事欲求無忤於君父顧不重守節乎哉

花翎說

楊曉昫

冠飾有翎乃我朝之制即易所云羽用為儀也分三眼雙眼花藍
凡四等其為物也最重必奉恩特賞始得戴之不在品級采章中
然三眼雙眼恒以待王公群臣自藍而上花翎則為殊榮矣要亦
得自軍功者為多或曰子之花翎固得自軍功矣聞諸人而未悉其詳
軍功可得而言乎余曰謂之為功夫何敢即以為功抑豈所忍言
縣尹為守土之官任城猖獗城守不失分也安得謂之功至縣為
附郭邑府雖兼轄分任授事指揮調遣人必以府為主若不幸府
忽遇害則人心已渙胆已怯而賊之勢亦愈張斯時城幾幾不可

守縣獨揖而守之使澳者萃而怯者壯張者挫安其故常賊不得逞而卒已逸去遂以不次之功與縣矣是縣之功因府遇害始有其功也嗚乎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其與此義奚異焉而謂所能安哉賊平後余故不敢邀甄叙逮署本府崔公仙洲來謂行一己之志而沒眾人之勞烏乎可且各縣之防守者咸列名求獎可以府之被圍久而獨否乎非所以示勸也因隨衆以藍翎請大憲

張中丞

小浦

陸方伯

江

憚廉訪

濟生

鄧觀察

厚甫

覺未足改擬

花翎入告嗣經酌減減等核覆陳中丞竹伯頗多更定余仍以花

翎得俞旨而或乃躍然起曰酬庸為國家盛典予不以功自予而

衆論予之衆論予之而聖恩即寵錫之豈過當哉當春賊猝起省城圍尚未解吾郡之所係為甚大而其為守也又最難非予先事綢繆空城無資憑何措手非予臨機警敏奪門突入誰及攘臂况兵敗後處之以靜鎮而賊莫敢窺動之以巡防而賊無可伺以至北門再攻賊欲滅此朝食正存亡死生呼吸之秋予親冒矢石伏劍衝鋒自朝至晨賊始竄退泰和安福之復人不分畛域協力贊畫以底於成皆可紀也本府若預知之是以當日決然命予居守親督出隊而不疑蓋早以後之者定付予矣予之功正成本府之志也成其志而受其名夫亦何嫌何疑而必以馮異大樹自處也

然余則有不謂然者下之於上艱鉅患難總期共濟蠢茲小醜本
不足與言敵使果一鼓成擒全師奏凱將飲至策勛余亦未便多
讓乃事變不測竟遭喪敗僅能彌縫慎固守城而不失未得親執
鞞揖操甲冑獨本府於不死方遺恨終古懷劬窮天又以為功反
之於心終戚戚然而不能釋也尚敢以花翎自耀乎哉尚忌以花
翎自耀乎哉於是乎為之說

揚春野夫子軍功

賞戴花翎記

張嗜鳳

粵稽鷺冕隆周室之侯鷄冠壯孔門之士故儀用其羽漸達
者鴻而攻在於心射墉者隼我

朝錫文臣之章亦由鶴及鸞耀武將之等威既麟且豹而苟以
鵠斑而振虎旅則必以駿烈而膺

鸞書蟬亦有綏垂翼若嫌其薄豹非無尾貴頭似厭其蒙翩翻乎
獬冠之中翔翔乎蟒服之上此花翎之

特賞乃藻飾之殊榮也

春野夫子文造鳳樓名題雁塔棊借一鶴星言赴邑之晨鳥
化雙鳧風播栽花之地環鷺洲之十邑並仰神君趨鷺贊之
庶人咸親父母訟庭誰穿以雀屋講席自坐夫鶴堂賢勞未
懷集相之難卓異已薦依桑之雉斯則冠彈貢禹翹慶鶯遷
冕露喬卿鷹瞻雋戴者矣咸豐三年夏五月粵寇鳩張於江
省鄒孽鴟應於吉州兵不盈千難整鶴鵠之陣勇雖累百誰
援鴻鵠之弓韓參戎疾重積勞倏驚貴璫王太守身捐率戰
頓跨梅鸞魂飛呼吸之間勢則鷄也禍逼須臾之際音非鶴
乎况九頭鳥曾叫黑風豈三足鳥便覩赤日巧者將開籠以

放鶴拙者祇借巢而居鳩為鳩伏不為雄飛誰口瘖且誰手
拮

夫子鷗軍既補雕射倍嚴欲聽赤雁之凱歌須下蒼鷹之威
令敢稍奔竄吾劍早營鷓鴣若肯奮颺爾柝長鳴鴉鳴鷄勿
飛而退後鷺必擊以爭先歸志休懷夫鷓鴣謠言莫惑於鷓
鴣勸他為媒之鳩一鼓成擒滅彼聚族之梟全軍皆覆蒼赤
方安以鷓集黔黎相比以鷓居回思授兵登陴之時機或憚
而斷其尾迨看飲至策勲之日鵲乃噪而乾其聲泄泄聞聞
鷓不味而鷓不翼喑喑噴噴扈竊藍而扈竊黃扶縱棊以鷓

章材果勝夫鷦負否耶且夫鷦鷯之志非鷦鷯所能知也鷦鷯之文非鷦鷯所敢比也

夫子力同鷦鷯逐心共鷦鷯之拳也即雄鷦鷯之翼兮偏哉身憑大樹意自肥乎山鷦腹礙長鞭怨莫填於海衛慨上官之忠魄血已獨灑夫鷦恨小醜之妖氛古未盡戮夫駛捫心輾轉鷦鷯慚急難之情搔首跼踟鷦鷯謝增輝之色大吏乃奏豈功而毛舉

楓陞詳陳

天子遂頒

英命而羽馳花封遠屆鷦鷯非聚鄭公子鷦似表趙武王禎祥兆鷦銜梁焜燿殊鷦吐綬帶烏仁而冠烏勇寬猛並彭爽鷦秋而祝鳴春威思互顯鷦肩燕頷直可封以萬里侯鷦翥鷦鷯行將進為三台輔鷦籠如鷦寄攔似鷦依但借鷦鷯之棲莫效鷦鷯之智巧言難偷夫鷦鷯彩色幸仰夫鷦鷯桑扈交交樂君子之受枯藻鳧泛池怵小民以含和相傳載好之音情真吉了為擬如來之佛頂有留尼而試問將果對禽固早承三惑四智之弓冶則還看以花飼雀不更衍四世三公之簪纓也哉

禹貢圖鏡序

楊曉昉

余讀禹貢於隨山導川嘗切按而詳究之自蔡氏集傳外凡水經注地理今釋括地志及書纂言等書無不悉置案頭以求其會通顧疆域既廣支流寔多紛歧錯出每若治絲而棼竊意前達必有舉傳注所載總繪成圖以開示後人者及購得數本大都撮其大綱而畧其細節心殊歎焉既而思南條之水江為大嶧山為南江所出岒山為北江所出皆合流於泝江經文溯源且畧而不紀北條之水河為大自崑崙至入海所渠并千七百一川其見於經僅十數必博據地說詳臚備列恐累幅亦有所不得而窮又况形勢

有變遷稱名多互易碣石北滄於海而澤水大陸皆難指寔爾雅之河西嶽謂即岍山通志之南山謂即終南其他名同而寔異如岐梁沈潛之類尤不勝枚舉使強為牽附安知不近於鑿也先正有言從傳注不如從經為之圖者亦惟依經以順叙是為得之焉耳劉君愛蘭博學能文出所梓禹貢圖鏡來以示余余觀其條分縷晰舉九州之界址土壤山川貢道一入目朗若列眉而其集釋則又探擇精當不繁不畧學者本之圖鏡以悉其條貫參之集釋以明其義類將几席而有字內之觀矣非惟足以開拓心目於禹行所無事之義亦可以微會焉而盡識也夫是為序

朱子釋宮并圖序

古者一名一物各有定制非詳加考論心知其故開卷即形其扞格而朝廟宮室為尤要何者諸經所載典禮為多門庭堂階塾序房屋之未悉將禮器莫識其何所置禮儀莫識其何所行文義皆荆棘心思盡抵牾而諸經不可卒讀勿論其他也即四子書如鄉黨言朝聘中庸言祭祀童而習之且有終其身而不得其解者矣學古少淹通大類如此雖然非明乎朝廟宮室之制固不可以讀諸經非讀諸經尤無以明乎朝廟宮室之制也劉君愛蘭深於經者也故於朱子釋宮考論而釐訂之而公門朝位附焉且為之圖

以指其向方其津梁後學可不謂備至已乎書成將付諸剞劂氏
因并數語於簡端云

蒞永嘉縣曉諭

照得守令為親民之官朝廷以赤子付之百姓以父母稱之若疴
瘥不相關苦樂不過問亦何賴乎有此官本縣恭承簡命來蒞茲
邑將與民休養安全共樂恬熙誓不為貪為酷自蹈罪譴况本縣
家本寒素弱冠後即餬口四方近復官游兩省凡民間疾苦衙中
利弊頽屬粗知敢覲然肆於民上置民瘼於度外將自先不堪問
心其何以對民其何以對天今曉諭爾百姓尚其敦本懋貞勉為
盛世之良民家庭知以孝弟為本鄉黨知以仁厚相先以勤儉為
治生之源以忍讓為保身之哲毋習強悍而自蹈法網毋習邪僻

而身入匪途其有孝子悌弟義民節婦以及睦姻仕郎卓然可為
鄉閭矜式者本縣敬之愛之旌獎而表章之若有窩娼聚賭盜賊
訟棍酗酒打降習教拜會及一切作奸犯科等弊本縣執法如山
絕不分毫少貸非刻也根莠不去嘉禾不殖光天化日之下安得
容此輩作祟至於正本清源公署內外本縣尤刻刻留意家丁絕
不授以詞色書役絕不假以事權蓋在官治事之人即無非瞞官
作弊之人本縣防閑猶恐其不密豈肯任其播弄自同聾瞶且本
縣辦事自來不惜心力案件簿書是非悉屬親決審訊批發遲速
各有定期即神姦巨蠹安能有定之權衡如有謂某事可以鑽

營某事可以打幹或妄稱請託妄言賄囑皆愚弄吾民者也本縣
鐵面冰心日久共見慎無為其所惑此本縣開誠布公之言百姓
其審聽之特諭

雲津古渡建修石橋碑記

在江西永寧縣

古城而有雲津古渡舊通以橋遺跡尚存然不識其何時矣考之
縣志雍正乾隆間邑人士更造渡船以濟行人又捐田數頃為經
久計越於今不廢顧常水勢盛漲舟子停挽行抵河干者每至不
可喚渡是一輩之航竟有時而作望洋之歎猶未為盡便也戊戌
余來蒞茲土職員表上榮生員龍雲會童生張謬臣民人趙樹堂
龍迪山以建修石橋請余康得其故乃曰此舉誠善惟所費甚鉅
非廣為勸募恐不足以集事勉梅母自阻遂捐康為之倡眾亦領
諾而去次歲之臘來告曰橋已竣請落成之余躬詣臨視見長虹

卧波朱欄互排石墩聳峙既完且固而往來雲集罔不歡忻鼓舞
歌由庚而愛享禱其利濟之功不與斯水俱長哉詢之首事計費
一千數百金皆出自仁人君子樂輸而且踴躍趨赴不煩敦促故
能相與以有成蓋從善如流若是乎其盛也因樂為之記

